

佛西織皮

第一集

佛西戲劇第一集

注

意

集內各劇均經各地先後排演，并經作者在前北

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即現國立北平大學藝術

學院戲劇系親自實驗。茲後未得作者許可，絕對

禁止排演及翻印。通訊處北平石駙馬後宅五號。

目錄

蟋蟀（四幕）	一
一片愛國心（三幕）	九九
洋狀元（三幕）	一五七
童神（二幕）	二二七

蟋蟀

全劇登場人物：

幽古公主

櫻花小姐

周仁

周義

周禮

周智小姐

丁圖將軍

時代

現在

地點

某繁華都市

旅館侍者	小僧	老僧	衛兵甲乙	新聞記者
------	----	----	------	------

第一幕

神州飯店第三樓之五百零七號房間。分內外兩間，裏爲寢室，外爲接待室。陳設完全歐化。躺椅、沙發、寫字檯、茶几、屏風，一概俱全。

開幕時丁圖將軍橫臥躺椅，鼾聲如雷，突來急切的敲門聲將他從夢中驚醒。內室亦有語聲，他驚慌失措的躲於屏風後。此時櫻花小姐——幽古公主的隨員——由內室上。

櫻花 誰？請進來！

侍者入

侍者 您早，小姐！

櫻花 你有什麼事。

侍者 還有一個新聞界的先生要見公主。

櫻花 就說公主病了不見客！

侍者 著！

侍者下片刻記者上

記者 對不住，我沒有等通報就進來了。我們新聞記者的時候是很寶貴的。我在樓下足足候了三刻鐘，就算兩毛錢一分鐘，也差不多糟蹋了十塊大洋！

櫻花 這不能怪我，先生！

記者 當然不能怪您，不過請您進去通報一聲：說我有要事非見公主不可！

櫻花 這可辦不到，先生。因為公主昨晚舊病復發，囑咐我今天無論什麼客人不要引見。其實這亦難怪。自從她的相片和履歷前天在報上登載了，每天來拜會她的客人總在

一百以上。你想，先生，像她那樣的身體，怎經得起這樣的勞苦？這幾天來的又多半是些無聊的客人！

記者 請問來的是些什麼人？
拿出筆來預備記

侍者 丁圖將軍昨晚回去了沒？

櫻花 夜深兩點他才走。又有什麼笑話麼？

侍者 他家裏說沒有回去。他的太太昨晚派人在各窰子館裏尋找了一夜，現在又派了衛兵到我們櫃上來大鬧，一口咬定丁圖將軍昨晚在公主這裏過夜！

櫻花 什麼話！

侍者 我們櫃上亦說沒有這回事。現在丁太太派了五十個衛兵在我們門口守着。

櫻花 讓他們守着就得了，反正與我們公主不相干！

侍者 不過我們很怕鬧出昨晚同樣的巴戲！

櫻花 這沒有什麼可怕。

侍者 這事恐怕與公主的名譽亦不很好？

櫻花 別嚙嚙快出去！

侍者 還有——

櫻花 還有什麼快出去！

櫻花 都有些不常見的怪物：有的是大肚子穿洋服手拿打狗棍的；有的是駝子穿馬褂帶辮子的；有的是身穿緞子馬甲頭戴鑲了寶石的瓜皮帽的；有的穿竹布大褂胸口插着自來水筆的；還有是像先生這樣的——鼻上架着玳瑁眼鏡，背上背着照相機，手裏提着一個小皮包——他們這些人什麼都不懂，一來了就胡鬧，真是討厭極了！

記者 他們怎樣鬧法呢，請問？

櫻花 當然是些老巴戲！這個要求公主嫁給他，因為他有錢；那個要求公主嫁給他，因為

他有勢；這個向公主求相片，那個向公主討手帕！真是有時不但使你討厭，簡直使你肉麻！

記者 公主爲什麼不惱？

櫻花 惱？——從來沒有過。因爲她到的地方多，見聞廣。有時雖然碰見許多無聊的客人，但她總是恭恭敬敬的接待，從來不顯出半點不願意的樣兒。不過昨晚十點鐘的光景，大夥兒正鬧得起勁的時候，忽然有個什麼丁圖將軍，領着一大隊人馬，將這神州飯店包圍着……

記者 幹嗎捉土匪麼？

櫻花 原先我們亦以爲是來捉土匪的，那知他一走進來就將樓下掌櫃的抓住，問這裏有無一個幽古公主；掌櫃的怕事，滿口答應沒有，那知那位殺氣騰騰的丁圖將軍叫他隨從到櫃上將「旅客留名簿」一檢查，果然尋出公主的名字，於是大發雷霆，非要

把掌櫃的即時鎗斃不可！當時轟動了全飯店的住客，大家都跪下替掌櫃的求情，丁圖將軍才說：『倘若你們能將那位幽古公主交出，我就饒了他這條狗命！』

記者 這豈不將你們嚇壞了嗎？

櫻花 我當時倒有點怕，可是公主不但怕，且馬上下樓去見了那位兇猛的丁圖將軍！

記者 見了丁圖將軍？

櫻花 見了丁圖將軍！

記者 沒有出什麼案子？

櫻花 沒有。并且救了掌櫃的命。

記者 丁圖將軍對公主沒有什麼野蠻的舉動？

櫻花 說也奇怪。當公主下樓的時候，大夥兒沒有不替她擔心的。因為大家都說丁圖將軍

是這城裏第一個歡喜動武的人，殊不知他一見了公主，手鎗也丟了，衛隊也撤了，恭

而敬之的跪下向公主磕了三個響頭，口裏唧唧咕咕說了一大套恭維公主的話。什麼「你是東方第一美人」啊，什麼「嫦娥下凡」啊，什麼「小子丁圖將軍參見」啊，這些笑壞人的笑話；起先站在旁邊爲我們公主着急的那些人，到這會兒也忍不住哈哈大笑；就是那位幾乎鎗斃了的掌櫃，此時亦不由得不笑了！

記者 這的確是一件奇聞。於我們新聞記者真是絕妙的材料！後來這場案子怎樣結局的？

櫻花 當時已夜深兩點了，公主倦了，於是才命大夥兒散去。但丁圖將軍仍是不肯走，公主又對他說：『有什麼事，請你明天再來。』所以這場案子才告一段落。不過今早彷彿又有人說丁圖將軍昨晚並沒回去，說是躲在這樓上過了一夜？

記者 不要就躲在你們這房裏罷？

櫻花 絕對不會的，因爲我們上樓就關門睡覺了。晚上亦沒發現什麼意外的事情。再者

就是他躲在這兒，又有什麼意思呢？

記者 在他以爲佔了很大的便宜，因爲他覺得與公主同一個房間歇了一晚。

櫻花 這簡直是笑話！

記者 可不是嗎？關於公主還有更有趣的新聞麼？

櫻花 這些新聞還不夠有趣麼？

記者 那麼請您費心進去看看，公主醒了沒？假如醒了，代我通報一聲，說我有事要見她。

櫻花 她已有話在先，今日無論何人，概不接見！

記者 我祇向她說一句話！

櫻花 半句亦不成！對不住，先生，我不能奉陪了！

記者 讓我照一張相就走！

櫻花 照誰的相？

記者 您的！

櫻花 我的？——絕對不成！我現在討厭人家再照我的相！

記者 爲什麼？

櫻花 我們無論到了什麼地方，一些無聊的新聞記者，總是爭先恐後的來照我們的相。他們不但將我們的相片送到報章雜誌上去賣錢，有時還放在家裏當着奇怪的裝飾品，或者當着茶餘酒後談話的資料，所以我們再也不讓人家照相了！

記者 那麼我只照這一張！已將照相機展開

櫻花 不成！乘櫻花未防，已將照相機攝妥。我從來沒見過你這樣無禮貌的人。

記者 對不住！希望您明天再能報告我許多更有趣味的新聞！謝謝您！再會！

記者下

櫻花 我算倒了霉！

幽古公主上

公主 剛才來的是什麼人，櫻花？

櫻花 一個無聊的新聞記者！他一定要見您！我說您病了！

公主 他是姓周麼？

櫻花 我沒問他。

公主 他是一個人來的？還是三個人同來的？

櫻花 今早沒有別人來過，祇有一個討厭的新聞記者！我知道公主昨晚過於勞苦，今天是不願多見客人的，所以我早就囑咐了櫃上。

公主 糟了，櫻花！

櫻花 怎麼，公主？

公主 你誤事了！

櫻花 怎麼我誤事了？您昨晚不是說今天不見客麼？

公主 是的，我昨晚被丁圖將軍纏暈了，所以今天不願多見無聊的客人，不過有三位姓周的我今天非見不可，這是預先約定的，我不能失信。在我們游歷的五年中，我接到向我求婚的信總在三千以上，然而都是些爛調文章，沒有一封信可以適合我的心情。這些求婚者都是異口同聲的說他們如何的有錢；如何的有勢；如何的有學問；如何如何的多情；如何如何的漂亮！我的心情從未有過震盪，讀了這些爛調！惟有看了這三位周先生的來信，我的確受了很大的感動——所以我今天非見他們不可！

櫻花 那封求婚的信是三位周先生同寫的麼？

公主 是的！並且他們是同胞弟兄！

櫻花 這倒是件怪事！

公主 這亦正是我今天決意要見他們的原因。恐怕自有人類以來，從來沒有過兄弟三

人同寫一封求婚信的怪事。所以我今天什麼人都可以不見，惟有這三位周先生不能不見！

櫻花 那麼我叫聽差來特別囑咐一聲。櫻花按電鈴

侍者上

公主 今天無論什麼人來會我，只說我病了不能見客。

侍者 著！不過樓下已經坐着二十多位，都是要見公主的。

公主 說我病了，請他們改日再來。

侍者 著！

櫻花 慢點！也許那三位周先生就在這二十幾位的中間？

公主 是的，最好你私下問問他們中間有無周仁、周義、周禮的三位先生，倘有，就請他們

即刻上樓來。

侍者 著！

侍者下

櫻花 公主，您不要進去換衣服麼？

公主 不要，我身上的衣服很可以見客。櫻花，你怎麼又叫我公主？——我早就請你不要

這樣的稱呼，我實在討厭這種稱呼！因為我不願做公主，我才決計離棄幽古！

櫻花 已經叫慣了，我實在一時改不過來！我跟了公主十八年，已經叫您「公主」十八年了！已經成了習慣！

公主 我希望你以後能慢慢的改過來。

櫻花 我自己也是這樣的希望。

敲門聲

公主 請進來！

周仁、周義、周禮同上

周仁 這位就是幽古公主麼？

公主 三位就是前天寫信來的周仁、周義、周禮先生麼？

周仁 對。我的名字是周仁。握手他是我的二弟周義。握手他是我的三弟周禮。握手我們

三弟兄向來是很欽佩公主的和平思想。看了公主近來在各報章發表的求婚意見，更是使我們羨慕公主人格的偉大。所以今天不揣冒昧，特來親聆雅教，瞻仰瞻仰丰采！

公主 不敢當。這位見過麼？這位就是我的患難朋友，從小與我一塊兒長大的，現在又和我週游世界的櫻花小姐。

櫻花與周等鞠躬

櫻花 請坐！

公主 請隨便坐，不必客氣。

周仁 請勿客氣。聽說每天來拜候公主的人非常踴躍？

櫻花下

公主 我到這兒不過兩星期，每天來看我的人總在二百以上。不過因為我的身體不好，不能一一接見，真是抱歉得很。

周義 請問上這兒來的是些什麼人？

公主 所謂士農工商，無所不有。

周禮 難道還有農夫來麼？

公主 有的，——但比較很少。

周仁 公主有什麼感想，對於這些人？

周義 在這些人中間，有無公主中意的配偶？

公主 沒有——絕對沒有！這是最痛心的一件事。在過去的五年，我遊歷的地方不下

五十餘國，在各國所見到的，除了「自私自利」、「爭鬪殘殺」以外，我沒有見到一件使我樂意的事物！沿途接見的客人，各種階級都有，上至貴族，下至平民，不下數十萬，除了他們各自懷着鬼胎，我對於他們沒有別的感情——這使我對於人事及世界更是悲觀，使我的病症一天沉重一天！

周義 是的，我們常常聽說公主欠安，但不知公主究竟害的什麼貴恙？

公主 我的病麼？——我真是不願告人。現在先生既是見問，我不妨談談。提及我的病，不能不觸動我的家世！你們知道我的家世麼？

周義 略微知道一點，但不十分詳細：外面有人說您是印度釋迦牟尼的後裔，您的尊大人是當今幽古國的大皇帝，所以世人都知道您是幽古公主。

公主 對，幽古公主！他們只知道我是幽古公主！殊不知就是因為這「幽古公主」的台銜害了我，害得我這輩子心身不安！

周義 爲什麼！

公主 我的父親，你們剛才已經說過，是當今幽古國的大皇帝。可是我有一個伯父與叔父，他們亦都有子女。他們與家父雖屬同胞骨肉，但各人懷着各人的鬼胎，日夜總是想謀奪家父的皇位，因之兄弟成了仇敵，骨肉成了魚肉！一次，我的伯父喝醉了，深夜跑到家父臥室裏行刺，不幸被家父的衛隊殺死了，而我的叔父硬一口咬定家父殺了我的伯父，所以他又暗殺了先父！

周禮 噯呀！這真是一大悲劇！

周仁 這真是歷代以來的悲劇！

公主 因此，我感覺幽古人過於殘忍，過於非人道，才決計帶了隨從我多年的患難朋友櫻花小姐，逃出了那滿目瘡痍的幽古！當我們離開幽古的那晚，大風大雨，雷電交擊，我們就向天起誓，說：『殘忍的幽古人呵，殘忍的幽古地呵，從此我們要永別了你們！』於

是我們先到俄羅斯，然後又到了歐洲各國，懷着滿腔熱血到那裏去尋找光明，殊不知，先生，全歐洲亦不過是塊橫屍遍野的大塋地；萊因河沒有流的水，祇有流的血——腥紅的血——這叫我們怎能不失望？我們決計再到新大陸去，我們以爲那裏是新大陸，當然有新生氣！殊不知那裏亦是暮氣壓朝氣，從此我們對於西方各國完全失望了，不得不回轉頭來到印度，經日本到產生孔夫子的中國，那知這裏亦是與別國無異；每日所見所聞，祇是殘暴、忿恨、妒嫉、仇殺、貪婪、欺騙、自私、壓迫、姦淫、搔殺。噯呀！我失望了！我的確失望了！我覺得這部世界史，只是一部血花史！這世界就是一個人肉館子；兄弟喫哥哥，哥哥喫兄弟，張三吃李四，李四吃張三！這部世界史就是這人肉館子裏的流水賬簿！唉！對於這殘暴的世界我失望了！對於這人吃人的人類我灰心了！這也是使我的病症一天沉重一天的原因。我知道我的病症是沒有救藥了！

周等 噯呀！公主何必這樣沈痛！何必這樣厭世？希望您多多珍重！

周禮 照公主的外表看來，似乎不十分軟弱？

公主 我害的完全是精神上的病。我心內的空虛，人們不知道！可憐我日夜思和平，有時夢寐間彷彿和平之神對我說：『姑娘，請勿如此傷感，爲了你，這世界不久將和平！』但是，先生，這僅僅是一種夢幻！況且生命似露珠般的容易消滅，萬一這世界有所謂和平，又不知要經過多少萬的寒暑才能實現？昨天有人向我講及這城外和平山的故事，晚上我就夢見這山上有一塊「和平石」，並且在夢中彷彿有人告訴我說：『誰能得到這塊和平石，誰就可以指示這世界的和平！』

周仁 還有這麼一回事麼？

周義 這倒是件很有趣味的事！

公主 我想這不過是一種夢幻罷了！

周禮 也許這是一種事實。記得從前彷彿有人的確說過：這山上有一塊怪石頭，每當月

明星稀之夜，這塊石頭就發出一種電般的奇光，普照四方。但只是如此的傳說，從來沒有人見過。據說這塊石頭並不大，只有三尺多長，一尺來寬。也許此石就是公主昨晚夢見的和平之石？

公主 也許就是此石。不過此事終近神祕，現在是科學時代，就是此石尋到了，恐怕亦不能指示世界和平？

周禮 但是，公主，人生不過是個大啞謎，這世界亦不過是個偉大的神祕！公主不必悲觀，只要您深信此石可以尋到，我想遲早必能尋到；只要您堅信世界和平，這世界必能和平。促進和平，並非公主一人的願望和責任，是我們大家的願望和責任！

周仁 對，是我們大家的願望和責任！

周禮 所以從明天起，我們將開始醫治公主的病症，我們弟兄三將努力去探尋公主夢見的和平之石！

公主 諸位既肯如此熱心去創造和平，實等於救了我的性命；今與諸位相約，不管何人，只要他能將和平石見贈，我願許配終身！

周義 此話果真？

公主 君子一言！

周禮 我說大哥二哥，咱們明天就開始努力罷！

周義仁 對開始努力！

公主 但是——諸事務宜當心！

周義 請公主放心。但是我們很想——

公主 很想什麼？是要我幫忙麼？

周義 是的，很想公主能賜我們一張最近的玉照！這對於我們精神上就是極大的鼓勵！

公主 我的相片麼？

周禮 對公主的玉照！

公主 不過——不過我自己從來沒有送過像片給人？

周仁 那麼我們爲什麼常常在各報章雜誌上看見公主的玉照？

公主 那都不是我自動送給他們的，今天你們三位既然特別問我要，我亦可以特別奉

贈一張。書案內取出相片一張

周禮 最好請公主親筆題上幾個字！

公主 題上名字麼？

周禮 公主的名字和我們的名字。

周仁 「仁」是我的名字。

周義 我的名字是「義」。

周禮 您記得我的名字麼？

佛 西 戲 劇

公主 你的大名是——是「禮」麼？

周禮 對對！公主的記憶力真好！

公主將相片題安，正擬交給周時，丁圖將軍突由屏風後跳出，從公主手中，將相片奪下，衆大異。

公主 將軍無禮！

丁圖 著無禮！

公主 將軍非君子！

丁圖 著！非君子！公主本來極好看，但是公主的相片比公主更好看呢！吻相片

周仁 將軍不能如此無禮！更不能如此侮辱女性！

丁圖 真是越看越好看！又吻

周禮 大哥二哥！咱們打過去罷！

周義 打過去！

周氏弟兄將丁圖將軍死緊緊的圍住，但丁圖幾拳幾腳將周氏打倒在地。此時櫻花急上。

公主 將軍不能如此野蠻！

丁圖 小子豈敢在您這如花似玉的公主面前野蠻？不過公主待他們太厚，待我丁圖太薄，所以我丁圖非吃醋不可！倘公主能以平等的待遇待我，我丁圖豈敢當着公主動武？

周義 大哥，咱們再打過去罷！

公主 慢點，讓他說完！有什麼不平等？

丁圖 你送相片給他們，爲什麼不送給我呢？——這是平等麼？

櫻花 這是公主的自由！

公主 對！這是我的自由！

丁圖 搶人家的相片也是我的自由！

周禮 大哥二哥！咱們再打過去！

公主 慢點！讓我問你，你能否促進世界和平？

丁圖 能！

公主 既能，那麼馬上請你拋去手中的手鎗！這是促進和平的第一步！

丁圖 這可不能！

櫻花 那麼你就是假冒爲善！

公主 你別插嘴，櫻花，讓他說完！

丁圖 我是主張以武力和平世界的！這手鎗就是引我到和平的工具！倘沒有武備爲後盾，你想這世界和平是萬萬辦不到的！公主既然相信世界和平，與我正是志同道合，那麼爲什麼不嫁我呢？

櫻花 別想吃天鵝肉罷！

公主 少開口，櫻花！

丁圖 你嫁了我，我可以引着我的衆萬健兒，先打到日本和俄羅斯，再打到什麼歐羅巴、美麗加，不到兩年，我包管世界和平了！公主的病亦就會好了！

周等 哈哈！談何容易！

公主 現在不必多說！等到你和平了世界再來見我！

丁圖 公主現在不願嫁我——那麼暫時也請送我一張相片！

公主 不成！

丁圖 真不成？

公主 絕對不成！

丁圖 那麼我要……

公主 你要怎樣？

丁圖 我要將你打死！

公主 那麼我很感激你！

丁圖 將手鎗對準公主 你究竟給不給？

公主 不給！

丁圖 公主，我實在捨不得打死你，因為你是這樣的美麗！倘是別的娘們，我早就請她一命見閻王了！

公主 這也許正是你們的天才！

衛兵上

衛兵 請趕快走！太太……來了！

丁圖 太太來了！上這兒來了？

衛兵 著！

丁圖 太太爲什麼上這兒來？

衛兵 回大人的話：因為昨天晚上大人沒回公館，太太也就在家裏鬧了一通宵，才命小的們遍處尋找，小的們也不知道大人在這兒。剛才太太不知從什麼地方探聽得大人昨晚在這飯店裏過夜，越發生氣了，所以太太已經親自上這兒了。小的特先來報信，請大人趕快走罷！

丁圖 你去告訴太太，說我不在這兒！

衛兵 那可不成，大人太太已經上樓來了！您聽！

此時後台有婦人說：「這是幾號房間？不是五百〇七號嗎？對，他一定在這裏面！」

衛兵 這明明是太太的聲音！

丁圖 把門扣起來，趕快把門扣起來！

衛兵正將門扣起，敲門聲大作。

丁圖 這怎得了！請你們將我躲藏起來吧！又躲入屏風後

衛兵 這地方不成，太太一進來就會找到！

丁圖 那麼怎辦？那麼怎辦？還是請公主替我想個法子罷！公主！公主！

公主 剛才你不是在這兒動武嗎？現在你爲什麼不去打你的太太？

丁圖 這可不成！什麼人都可以打，惟有自己的太太則絕對不能打！敲門聲更急，公主，還是求您給我躲一躲罷！

公主 你剛才不是說你主張武力統一世界嗎？那麼你現在爲什麼不用你的衆萬健兒去統一你的太太呢？

丁圖 請公主別和我開玩笑罷！請您趕快代我想個法兒罷！

公主 把相片交還我？

丁圖 著！丁圖將軍將相片交還公主，公主當時即交給周氏弟兄。

公主 向他們三位陪個不是！

丁圖 這可不成！我丁圖將軍活到這麼大的年紀，向來只有人對我陪不是，我從來不對別的陪不是！

敲門聲更急，並聽說：「這不是他的聲音嗎？他一定在裏面，把門砸開砸開！」

衛兵 大人就請陪個不是罷！門快要砸開了！

丁圖 我丁圖將軍今天看着公主與老婆的面上，向你們三陪個不是！剛才完全是我的錯，請你們三不要見怪！公主，現在件件都依了你，你還不讓我躲一躲麼？

公主 好，櫻花，你帶他經過我的寢室，再穿過王小姐的套房，從後面下樓去！

丁圖 謝謝公主！

櫻花引着丁圖將軍及衛兵同下

周仁 像這樣不講道理的人，世間怎能太平？

公主 這正是我的病症不能好的原因！

佛 國 戲 劇

幕閉時還聽到「再不閉門，我們就用斧頭劈進去！」

第二幕

這是周氏弟兄的書房兼接待室。除了書桌及平常運用的幾把椅子茶几外，室內沒有別的物件——是的，壁上還掛着他們父母的遺相。當然每人書棹上除書籍外，還擺着每人心愛的玩藝兒。往常這屋子裏很是清潔整齊，不知這幾天爲什麼這樣的紊亂。

除了大哥，他們平常總是以「老二」、「老三」、「老四」互相稱呼。父母去世多年，留下的產業剛夠他們謹慎的過活。他們非常友愛——也許這是父母在世家教的力量——不像別家弟兄總是吵吵鬧鬧的不和睦，所以鄉鄰都稱他們爲「模範弟兄」。但是，不幸，近來不知爲了什麼，他們心中都有點耿耿，雖然從表面看去，他

們仍是非常友愛。

開幕時老二正在吃點心。他們的妹妹周智，很活潑的一位十七八歲的小姐，端着一壺釀茶，從裏面笑嬉嬉的走出來。

周義 老三整天的躲在裏面幹嗎？這麼熱的包子，還不趕快來吃？

周智 他這幾天真被那位幽古公主迷住了！整天整夜的傻望着那張相片！

周義遲疑着，彷彿話到口頭又打住，待周智倒了一盃茶給他，才勉強開口。

周義 他的身體實在不宜於這些事情！有肺病的人應該清心寡慾！

周智 可不是嗎？我會勸過他好幾次，叫他少想點冤枉心思，他老不聽！並且近來脾氣越變越壞；你不能說他；一說他，就使脾氣！他很聽大哥的話，停會讓他來勸勸他罷。今天的包子怎樣？

周義 比昨天的好。

周智 是的，今天的心子很好，所以味道亦特別鮮。外面不好看，不光滑，倒不要緊，但是他
的心子必須好。館子裏賣的包子，外面看去雖是光滑可愛，吃起來却沒味道，都是因爲
心子不好。

周義 今天的心子很好。你快去叫老三來吃罷！

周智 三哥在那裏吃他的「甜心」，他才不吃這種包子心呢！

周義 怎樣叫「吃甜心」？

周智 笑二哥還不明白嗎？

周義 你別亂說罷！趕快去請他來，停會兒包子冷了！

周智 現在太熱了，冷一點倒好！

周義 別嚙嚙，快去罷！這三個留給大哥吃，這三個留給老三吃，剩下的一個給你吃。

周智 我不吃，你自格吃了罷！

周義 請你順便到廚房拿點醋來。

周智 二哥要吃醋麼？

周義 吃一點。

周智下。周義到周仁的書棹中亂翻一頓，似欲尋找什麼秘密，結果一無所得，正在猶豫不定的時候，周智拉着周禮笑嘻嘻的上。

周智 二哥，你看該打不該打！我們大夥兒都在這兒等他吃點心，你猜猜他在裏面幹嗎？

周義 他在幹嗎？

周智 我說不說，三哥？

周禮 咳了兩聲，不要亂說罷！

周智 他把幽古公主的相片抱在懷裏睡覺，你看他該打不該打？

周禮 二哥，別信妹妹的話。因為她自己現在還是「單調」，所以她有點急了！

周智 三哥！你這才真是亂說呢！

周義 少鬧點小孩脾氣，都坐下來吃包子罷！

周禮 你看，還是二哥好，不像你專門鬧小孩子脾氣。

周禮坐下吃包子

周禮 今天的包子倒很好。都是鹹的麼？

周智 今天沒做甜的。

周禮 那麼有醋麼？

周智 真是，我還忘了啦！剛才二哥亦是要醋。怎麼我們家裏現在個個歡喜吃醋了？讓我
去拿罷。

周禮咳嗽不止

周義 你別急，慢慢的吃。老四，你先倒碗茶給他。

周智 你的茶杯呢，三哥？

周禮 在睡房裏。

周智下

周禮 大哥還沒回嗎？

周義 沒。

周禮 唉，他這幾天的工作，不知有無相當的結果？

周義 有結果亦好，沒結果亦好，反正與我沒有關係？

周禮 怎麼沒有關係？

周義 公主的相片呢？

周禮 在我這兒？

周義 給我看看。

周禮 可以。

周禮將相片給周義。周義坐在一旁凝望着公主的相片。

周義 難怪天下有多少英雄好漢拜倒在石榴裙下！真不愧為東方第一美人！簡直是世界惟一美人！你瞧，你瞧她這眉毛！你瞧她這眼睛！你瞧她這頭髮！你瞧她這嘴唇，你再瞧她這身段，真是無一處不叫人發生一種說不出的美感！

周禮正在不耐煩，周智急急忙忙的傻笑上。

周禮 你傻笑什麼？

周智 真是一場大笑話！

周禮 什麼事？趕快說！不要專門傻笑！

周智 我剛才到廚房裏去拿醋，那知手一滑，把一個醋瓶子砸得粉碎！你說笑話不笑話？

周義 誰叫你不小心！

周禮 將茶几一拍，怒氣冲冲誰叫她不小心？誰叫你叫她去拿醋？

周義 亦是怒氣冲冲誰叫我去拿醋？誰叫你吃醋？

周禮 誰叫我吃醋？

周義 不是你吃醋，誰吃醋？

周智 好了好了，請別鬧了！都是我的不好！一者我不該和你們開玩笑，二者我不該不小

心！

周禮 哼！我吃醋看看誰吃醋！

周仁上

周仁 這是怎麼一回事？大概你們又是爲了那張相片在這兒鬧，對不對？好罷，你們倆都

不要爭，都不要鬧，這張相片還是存在我這兒穩當些！將周義手中的相片奪過來真是麻煩，

我不在家你們就要噪鬧，動不動還要用武！從前咱們弟兄是怎樣的和睦？

周禮 弟兄？我就沒有弟兄！

周義 我的弟兄早就死絕了！

周仁 老二！你這是什麼話！

周智 二哥這話的確不像話！

周義 好，你們都會袒護他！反正我是一個光棍！

周仁 這並不是我們袒護他：我們覺得他是一個病人，你應該讓讓他！

周義 病人就應該吃人嗎？

周智 況且你又是二哥！

周義 二哥就應該給你們喫嗎？

周智 對我兇什麼？我又沒得罪你！

周仁 不要理他，讓他去！

周義 讓我去讓我去那兒去？這地方我是有份的！這是父母留下的遺產，你以為是大哥，就可以隨便支配我嗎？哼！請你少做點夢罷！

周仁 老二，你今天怎麼啦？是瘋了麼？不然，何至這樣的胡說八道？

周義更急了，一把將周仁的胸口抓住，勢欲動武。

周義 你說我胡說八道？你說我胡說八道？

周仁 對我說你胡說八道！看看你把我怎麼樣！

周智 大哥！你就讓二哥一步罷！

周仁 不成！不成！我今天非說個明白不可！

於是周仁周義大戰於地。此時周禮突然暈倒，大吐不止。

周智 不好了！不好了！三哥的病又發着了！你們還不趕快起來！

周智急忙將周禮攙起，大吐鮮血不止，但是周仁、周義仍在地上亂滾。

周智 大哥！快点起来罷！三哥不好了！三哥不好了！

此時周禮倒在地下如死人一般，周仁、周義才撒手起來。周仁急忙過來撫摩周禮。周義仍是怒氣沖沖的坐在一旁觀望。

周仁 嚶呀！怎麼啦，老三？

周智 二哥，你還不過來看看三哥？

周義 有什麼看頭！找個大夫來瞧瞧就得了！

周仁 讓我去請大夫！

周禮 不必，大哥！我這是舊病復發。不要緊，停一會就會好。不過我的心痛得很！

周仁 怎會心痛？

周禮 這是我料想不到的——咳嗽

周智 慢慢的說。

周禮 真是我料想不到的：我們的父母去世十多年，我們弟兄總是很親愛，從來沒有拌過半句嘴，所以人家都稱我們爲模範弟兄。想不到現在都成人了，都能自立了，爲了一點小小的事情竟同室操戈，真是太不值得！想到這兒，我的心真像刀割！不覺下淚。兄妹大爲所動，均下淚。其實今天這事不能完全怪二哥，都是我的錯；不過，二哥，你亦應該原諒我：我是個病人，有時明明知道是我的錯，但是氣來了，我實在不能約束我自己！這是要請你原諒的，二哥！你能原諒我麼，二哥？

周義 其實這事不能完全怪弟弟，我做二哥的亦有大錯。

周仁 這事不止是你倆的錯，我做大哥的亦有大錯！

周智 這樣說來，我做妹妹的亦不能沒錯！

周仁 你有什麼錯呢？

周智 我不該和他們開玩笑！

周禮 兄弟妹妹在一處開玩笑是常事，這倒沒有什麼關係。其實這事根本就算不了什麼！一張相片值得什麼？就是大哥把它讓給二哥，二哥再把它讓給我——都算不了什麼！何況是一張相片，就是和平石找到了，大哥二哥很慷慨的將幽古公主讓給我，亦不是好是外人。我真是做夢亦未想到，我們弟兄們爲了這麼一點小事，竟動氣武來，唉，真是我沒想到的！

周智 那張相片本來值得什麼，若是三哥特別愛它，那麼就請大哥二哥讓給你得了？

周仁 我本來沒有重視那張相片。

周智 那好極了。大哥已經犧牲了。二哥，你呢？

周義 相片在這兒，我要它幹嗎？

周智 這更好極了！大哥二哥都肯爲三哥犧牲，這好極了！我想三哥的病從此就要好了！

周仁 妹妹，你剛才不是說過你不該開玩笑嗎？你爲什麼現在又來開玩笑？

周智 我現在並沒開玩笑！

周仁 你爲什麼說我與二哥爲三哥犧牲？

周智 你倆確是爲三哥犧牲了！因爲你倆本來都很愛那張相片，現在你倆既肯爲三哥割愛，這不是犧牲嗎？

周仁 這樣一張可有可無的相片，不能算是我們的犧牲。

周智 凡將自己心愛的東西轉送給人，就是犧牲。

周仁 這張相片不能算犧牲，要犧牲，亦在將來。

周義 什麼將來？

周仁 看我們將來能否找到和平石。

周禮 只要大哥二哥肯爲我這個做弟弟的犧牲，我相信，和平石遲早定可找到。

周仁 你何以有這種信仰？

周禮 這不是信仰。這是我的一點地質學的知識告訴我如此。

周仁 你已經到和平山去研究過麼？

周禮 不瞞大哥說，自從那天我聽了幽古公主的話，我已到過和平山五次，山上山下我都細細的觀察了。

周仁 有什麼結果麼？

周禮 結果此時還談不到，不過我已經找出這和平山的土色與別的山，的土色完全不同。平常我們所見的山土不是黃的，便是紅的……

周義 不對，這和平山上的土也是黃的，與別的山土並沒有什麼分別！

周仁 你又怎麼知道呢？

周義 不瞞大哥說，我亦去研究過兩次。

周禮 這是由於二哥的研究不徹底。你從浮面看去，這山上的土當然亦是黃的，假若你

能挖七尺深，你就馬上發見一種帶銀光色的白土！

周義 哦？

周禮 二哥倘若不信，可以再去研究研究！

周仁 你怎能斷定凡是有銀光色的土的山上，就有幽古公主所謂的和平石呢？

周禮 這和平石不過是幽古公主理想中的一塊石頭罷了。正如她自己所說，這世界上究竟有無這樣的一塊石頭，實在是一個疑問。不過我相信這和平山上是有一種發亮的奇石。究竟這種石頭能否促進世界和平，誰也不敢斷定。好在公主有話在先，只要有人能在和平山上找到那塊和平石，她就以身相許，所以我們弟兄們何妨努力努力！

周仁 要成功，非咱們弟兄一條心不可！

周義 對！非一條心不可！

周禮 咱們本來就是一條心！

周仁 對，本來是一條心。幽古公主其所以特別重視我們，亦是因為我們弟兄是一條心。她常對我說：『向我求婚的人總在幾千以上，但是從來沒有像你們弟兄三同時聯名的！』由這幾句話看來，我們可以斷定公主是非常重視咱們的一條心！

周智 唯願哥兒三總是一條心！

周仁 不過老三的病已經多年了，還要自己留意保養才好。我勸你還是將世事看淡薄一點為妙。

周義 最好是清心寡慾，少想心思為妥，因為肺病最忌操勞過度！

周智 三哥只要受了一點刺激，不是暈倒，便是吐血，我看三哥不止有肺病，恐怕還有別的病，何妨再請一個大夫來仔細檢查檢查？

周義 我看妹妹這話很對。

周仁 你自己覺得怎樣，老三？

周禮 請章大夫來瞧瞧亦好，我還有別的話要問他。

周仁 那麼我現在就去請他？

周禮 好罷？請他馬上就來！

周仁下

周智 我們家裏虧得有這樣一位能幹的大哥，不然，不知要鬧出什麼案子來！

周禮 可不是嗎？

周義 你少說話罷。

周禮 是的，我想進去歇息一會。

周義 對，你最好進去躺一會。

周智 我攙你進去，三哥？

周禮 謝謝你。我自己能走。你把這些盤筷收進去罷。

周義 還是讓妹妹攙你進去罷？

周智收了盤筷，攙着周禮慢慢的下。但周禮將公主的相片忘記在椅上，周義取之如獲至寶，正吻之，忽聞腳步聲，急入左室。周禮慌忙上，但不見相片，甚詫異，即追入左室。此時周仁與幽古公主同上。

公主 我想你決沒想到我這會兒要來罷？

周仁 的確沒想到。你來得剛巧，倘若你遲來五分鐘，恐怕就與我錯過了。

公主 你正要上那兒？

周仁 我正預備去請大夫。

公主 誰病了，府上？

周仁 我們老三今天又舊病復發。

公主 那麼我不耽擱你。

周仁 不妨！不妨！他的病是舊病，可急醫，亦可緩醫。你既來了，就請坐一會兒。

公主 像你們弟兄這樣的彼此提攜相愛，真是難得，難怪別人要稱你們爲模範弟兄！

正說到此地，忽聽到裏面有噪鬧聲。

周禮 在內 弟兄什麼弟兄！弟兄們應該這樣各人懷着鬼胎嗎？

周義 在內 鬼胎？誰懷着鬼胎？

周禮 在內 你！

周義 在內 我？

周禮 在內 我知道你巴不得我病死！我死了，你就好獨佔公主！

公主 這是什麼人在裏面爭噪？

周仁 這麼——這……這是……這是我的兩……兩個表兄弟。他們借住在我這兒。唉！

真是給公主說中了：弟兄們聚在一塊兒，沒有不噪鬧的！

公主 你們弟兄們卻是例外！

周仁 承公主的誇獎！

周智很倉忙的由右上。

周仁 這是舍妹，智小姐。這位就是幽古公主。

周智 久仰得很！

公主 不敢當。

周智 大哥，怎麼公主來了，我們一點兒不知道？我們亦沒到門口去歡迎？

公主 不必客氣。

周仁 我剛走出門就遇着公主來了，你看巧不？

周智 真巧。又聞噪鬧聲怎麼二哥三哥又鬧起來了？

周仁 向智使眼色真是這幾位表哥總是噪噪鬧鬧的，倘若他們再這樣的不安靜，就請他

們搬走罷！妹妹，你去看看，叫他們不要鬧了，說我有貴客在這兒。

周智 是！

周智示意下

周仁 公主，這兩天舒服點麼？

公主 這兩天舒服多了。你們三先生究竟害的什麼病？

周仁 肺病！

公主 肺病？

周仁 多年的老肺病！我們弟兄三什麼都好，就是身體太軟一點。我們老三差不多整年的害肺病，老二又有點神經病。

公主 你們二先生有神經病麼？

周仁 是的，神經病。所以有時他的話是完全靠不住的！

周義、禮、智同上

周義 公主這兒我們都不知道，真是失迎得很！

公主 沒有什麼。

周禮 公主來了多久？

公主 剛來。

周義 公主這幾天身體好？

公主 托福。聽說三先生有點不很舒服？

周禮 不過是一點感冒風寒，倒不十分要緊。

周義 他是肺病復發！

周禮 不是不是！據醫生說不是。不過有點咳嗽罷了。咳嗽不見得就是肺病。

公主 不過還是請一個好點的醫生來仔細檢查一下，穩當些。

周義 公主這話很對。大哥，你剛才不是說你去請章大夫麼？我看你還是趕快去罷？

周仁 我停一會兒就去。老二你剛才不是說你很瞓嗎？我勸你還是進去歇歇罷？

周義 我一點兒不瞓。我看老三倒應該進去躺一會兒？

周禮 不！我現在精神很好！

公主 我看你們現在都不必客氣罷！有事的，竟管去幹事；要休息的，竟管去休息，我亦要告辭了。

周仁 不！不！請坐一會！我是絕對沒事的！

周義 我是絕對用不着休息！

周禮 我現在的興致亦特別好！

周仁 公主平常很難出門的，怎麼今天肯上我們這兒來玩玩？

公主 這兩天去拜訪我的人特別多，我實在應酬不及了，今天特爲跑出來散散悶。原先

本想約你們三位到和平山去逛逛，因爲在這城裏住了這麼久，只聽見人家談及和平

山，至終我自己還沒去過。

周仁 這好極了！

公主 現在你們既是有事的有事，有病的有病，那麼以後再說罷！

周仁 不要緊！不要緊！我可以陪公主去！

周義 大哥恐怕不成罷？你應該去替老三請大夫！我沒事，我可以陪公主去！

公主 是的，你應替三先生去請醫生。

周禮 醫生倒用不着大哥去請，不過大哥今晚不是約有客人在家裏喫飯麼？

周義 對了，大哥約有客人喫晚飯，那絕對不能出城去！

周禮 今天的晚飯二哥亦不能不到罷？

周義 既有大哥在家，我就不必到。

公主 其實你們都可以不去。本來我自己亦可以去，因為我不很熟習和平山的地理，所

以我想請一個比較熟習這山上情形的人同去，聽說這山上有不少的怪玩藝兒？

周仁 是的，據說野獸很多！

周義 尤其是老虎！

周仁 因此，到和平山去玩的人實在很少！倘不小心迷失了路，定會被野獸吃掉！

公主 照這樣說來，和平山豈不成了豺狼虎豹橫行的世界嗎？如此危險，我倒不敢去了！

周禮 公主同我去，包管沒有什麼危險。我不但對於和平山上的路徑非常熟習，就是這山上的一花一草一蟲一獸，我沒有不知其性質的。你瞧，我這裏有一張很詳細的地圖！

由袋內取出一張地圖示公主。

你瞧，這是獅子洞，這是天泉，這是仙人村，這是虎豹窩，這是鳳

凰廳，這是長蟲穴。由長蟲穴經過黑風洞就是和平寺……

公主 這裏還有一個和平寺麼？

周禮 是的，和平寺。這廟裏只有一個老和尚，一個小和尚。據說那老和尚已經一百多歲

了。他有統管這山中一切飛禽走獸的能力。

周仁 老三，你這地圖是誰給你的？真是妙極了！有了這張地圖，何愁和平石找不到！

周禮 誰給我的？——當然是我自己下了一番苦功的結果！

公主 三先生，真是看你不出，像你這樣一個有病的身體，居然幹出這種偉大的事業，真是不能不任人佩服！轉向周仁、周義尊府上真是有人材！真的，正如大先生剛才所說：有了

這張地圖，不愁和平石找不到！

周義 我就怕這張地圖靠不住？

周禮 靠不住？是那點兒靠不住？你能指出來麼？

第三幕

和平山的和平寺前，松柏成林，飛鳥成羣，潺潺泉聲，晚霞餘映，頗有非此塵世之情況；然而遠遠的送來一陣陣的吼號聲，擊戰聲，不覺又呈一種恐怖的景象。

開幕時，一年逾百歲之老僧，靜坐於古松下的大磐上。寺內鐘聲嫋嫋，一小兵帶着盜賊的神色，披着一件軍衣，汗流滿面的上。

兵甲 謝天謝地！這裏居然有這樣一個好地方，讓我們歇歇脚！嘿！那位大師父，就是什麼

廟呀？老僧沒回應。兵甲則高聲往山下深林呼道：大哥！大哥！趕快把大人攙上來罷，這裏有地方歇

息呢！

兵乙

在後台這裏可以上來麼？

兵甲 一直可以上來，沒有什麼危險！

兵乙 仍在後台 大人一步也走不動了，還是你下來幫忙撓撓罷！

兵甲 好罷，你們等着，我就下來了。

兵甲下。小僧因聞人聲，由廟內出來巡哨一番，但無所見，即退。片刻，甲乙二兵扶着丁圖將軍狼狽倉惶的上。

丁圖 倒沒想到這麼一座野獸橫行的山中，還有這麼一塊像人孰的地方，這是什麼地方，你們知道麼？

兵甲 大人，這是一個和尚廟。

丁圖 這是什麼廟？

兵甲 我不知道。

兵乙 誰認識字那上面不是有字麼？

兵甲 那上面寫的是——

丁圖 寫的是什麼？

兵甲 我不認識！

丁圖 糊塗東西！怎麼那三個字亦不認識？
轉向乙你認識麼？

兵乙 小的從來沒進過學堂門！

丁圖 你們看！我們國家怎麼會強，養着這麼些不識字的兵？

兵甲 請大人教我們那是三個什麼字？

丁圖將軍躊躇片刻，忽然看見松下的老僧。

丁圖 你們這兩個傻東西！那邊坐的不是這廟裏的和尙麼？還不趕快去問問他——看

看這究竟是什麼廟；叫他先拿點東西給咱們喫喫！

兵甲 那個和尚不見得是活的。我剛才已經問過他。

兵乙 讓咱們來問他！嘿！老和尚！你是這廟裏的和尙麼？

兵甲 糟糕！你問話也不會應該這樣問！嘿！大師父，您是這廟裏的師父麼？

兵乙 怎麼他不回答？

兵甲 他準是一個死和尚！

兵乙 讓我來摩摩他的腦袋，看看他還有氣沒？摩呀！死和尚的確是死和尚！腦袋上一點熱氣也沒！

兵甲 我說大哥，你真傻，他的腦袋沒熱氣亦不見得就死了，讓我來把把他的脈，看看他到底死了沒？把脈呀！糟了！真死了！

丁圖 你們都是些飯桶連瞧一個和尚死的活的亦瞧不出來，還要摩頭把脈，真是廢物！你們瞧我的！此時丁圖將軍掏出手槍來比準了老僧，你究竟是死的還是活的倘若我數了『一

二三』你再不開口，我就霹靂一聲，請你一命見閻王！一二！三尚未說，小僧已站在寺門口止住。

小僧 嘿！你們是些什麼人，敢在這兒胡鬧？

丁圖 好極了！那裏出來一個小和尚，你們趕快把他綁起來罷！

兵甲 著！

兩個兵士糊裏糊塗將小僧細綁起來。

小僧 你們究竟爲了什麼要在這兒橫行霸道？

丁圖 老實告訴你罷，我就是丁圖將軍！

小僧 什麼丁圖將軍？

兵甲 你連我們大人都不知道嗎？

小僧 不管你們是什麼東西！你們究竟到這兒來幹嗎的？

丁圖 我們是來尋找和平石的！

小僧 和平石？

丁圖 對，和平石！你知道在什麼地方麼？

小僧 那兒有這麼一個東西？

丁圖 這不是和平山麼？

小僧 對，和平山！但是——

丁圖 和平山上不是有一塊和平石麼？

小僧 那——我可不知道！

兵甲 大人，咱們都餓得很，先到廟裏去尋點東西吃罷！

小僧 要東西吃，亦得先問過我的師父！

丁圖 誰是你的師父？

小僧 就是剛才你要打死的那位老人！

丁圖 原來這個怪物就是你的師父！他究竟死的還是活的？

小僧 他不但不是死的，而且永遠不死的！

丁圖 如此說來，他倒是一個長不老的怪物？

兵甲 他每天吃些什麼？

丁圖 當然不是米飯！

小僧 是飯。他每天只要喫三粒米飯。

丁圖 這真是怪事！他今年多少歲了？

小僧 一百二十八！

丁圖 他的兩只眼睛爲什麼總是閉着？

小僧 他整天的都是如此。

兵乙 我們現在說話他能聽見麼？

小僧 他可以聽見，亦可以不聽見！

丁圖 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

小僧 倘他要聽，他就可以聽見；倘他不要聽，他就可以不聽見。

丁圖 他有這麼大的能力？

小僧 這是修鍊而成的，凡是萬萬辦不到。

丁圖 現在我想和他談談，能够麼？

小僧 這在乎他高興不高興；他若高興，他就先會開口，他若不高興，他就永遠是這樣的默坐着！

老僧此時突然睜開了眼睛。

老僧 你們要想找到和平石，除非先和平了你們自己的心！你們同來的共有五十四位，對不對？昨晚經過獅子洞的時候，都被獅子喫了，對嗎？

丁圖 活神仙！活神仙！真是活神仙！咱們趕快跪下！他居然知道我們昨晚的災難！真是活神仙！跪下！跪下！趕快跪下來磕三個響頭！

丁圖將軍與兵甲乙跪下，對着老僧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響頭。

老僧 你們不要尊敬我，先尊敬你們自己罷！我勸你們趕快下山去，不然你們三人的性命亦難保！

丁圖 務求活神仙打救！

老僧 徒弟，獻給他們山菓，讓他們今晚在廟內寄宿一夜，明早送他們經過獅子洞下山！

小僧 是！

丁圖 謝謝活神仙的恩典！

老僧又閉目靜坐。小僧引着丁圖將軍等入廟。片刻周仁、周義同上。

周仁 咱們現在也居然到了這和平寺！不壞，這地方倒不壞！今晚就到這兒寄宿一晚，順便向這廟裏的和尚打聽一點消息。咱們進去罷？

周義 這兒不是有一個老和尚打坐嗎？常聽人說這和平寺裏有一個老和尚，在這兒修

了一百多年，聽說他很有點道法，恐怕就是他？也許他知道這和平石究竟在什麼地方，我們不妨先問問他？

周仁 讓我來問他。請問大師！

老僧 檀樾有何見教？

周仁 久聞此山有一和平石，但不知此石究在此山的何方？

老僧 要到和平石去，確非易事。第一要你們心內和平，第二要熟習本山的路徑。否則難保性命！不知兩位的心是否和平！是否熟習路徑？

周仁 我們心內非常和平！

老僧 的確和平！

周仁 確是非常和平？

老僧 你們兩位是什麼關係？

周仁 同胞弟兄！

老僧 我看你們倆不像同胞弟兄！

周仁 確是同胞弟兄！

老僧 你們是否熟習此山的路徑？

周仁 完全不熟習！

老僧 你們既不熟習路徑，最好今晚在此安息一夜，明早下山爲妙。因爲不熟習路途，定
有性命之憂！

周義 低聲 大哥，不要相信他這話，我想絕對沒有他說的這麼厲害。你問他和平石究竟
在什麼地方就得了！

周仁 我們亦知道不熟習路徑是非常危險的。可是我們很希望大師能具體的告訴我
們和平石到底在什麼地方？

老僧 此事恕不能奉告。從前曾有人因不熟習此山的路徑，他們不聽我的勸告冒險去了，結果十人竟無一人回！你看這是多麼危險呀！

周義 我們並不是完全不熟習路徑，不過不十分熟習罷了！

老僧 非十分熟習不可！

周義 可是我們有很詳細的地圖！

周仁 低聲 我們那兒有地圖！

周義 低聲 暫時騙他的！

老僧 既有地圖則可！

周仁 那麼請問和平石在什麼地方？

老僧 在虎豹窩。

周仁 虎豹窩離此有多遠？

老僧 據說八十里。

周仁 大師曾到過虎豹窩麼？

老僧 沒。

周仁 大師既未親自去過，怎麼知道和平石一定在虎豹窩？

老僧 說起和平石的故事來，倒非常有趣：遠遠近近的人都知道這和平山上有一塊和平石，但大家都不知道這塊石頭究竟在什麼地方。所以只聽見人人傳說『和平石和平石』，但從來沒有找到和平石！不過，只要你注意觀察，每在夜深，不管天晴下雨，在虎豹窩你可以看見一球很大很大的白光！夜夜都是如此！在我們這兒看得最清楚！因爲這兒是全山最高的地方——所以我才敢斷定：如其這山上有一塊和平石，必在虎豹窩！

周仁 窩！從來有人見過這和平石麼？

老僧 據我所知，只有地國探險家阿美德君。據他自己說他曾看過此石，不知是真是假。

同他去的有十三人，到後來僅僅剩得他一個人回來！

周義 其餘的十二人都死了嗎？

老僧 可不是嗎？

周義 真是危險！

老僧 所以我才奉勸兩位要小心！

周仁 謝謝大師的指教。我們今晚暫在貴廟借宿一夜，明早再定方針。

小僧上

老僧 小心爲宜。徒弟！

小僧 著！

老僧 將這兩位貴客先獻山菓，然後帶到大殿歇息一宿！

小僧 著！

小僧引着周仁、周義入廟。老僧仍是繼續靜坐。片刻，幽古公主與周禮同上。時已近黃昏。

周禮 這就是咱們圖上的和平寺。那樹下坐着的就是我昨天和你講及的那位老和尚。

公主 看他的神色的確很有點修養？

周禮 是的，他在這山上已經修鍊了七十多年，前幾次我來這兒都承他指示一切。所以

我才知道和平石確在虎豹窩。

公主 你可以介紹我和他談談麼？

周禮 現在不成！是他靜坐的時候。停一會兒就可以。咱們就在這兒先歇一會罷！

公主 這山雖是危險，可是風景真美！

周禮 今天你覺得勞苦麼？

公主 一點不！並且覺得非常有趣！假使今天沒有這張地圖，也許要遇着危險？

周禮 這張地圖的功用不在今天，而在明天！

公主 爲什麼？

此時周仁、周義突由廟內上，見公主及周禮在廟前閒談，即躲於樹後竊聽。

周禮 因爲從和平寺到虎豹窩是全山最危險的一條道。倘無詳細地圖，定有性命之憂。

因爲從這兒到虎豹窩，必先經過長蟲穴、黑風洞，這黑風洞是最難過的一關。據說這洞裏有一種熱風，凡人碰着必死！不過熟習此洞情形的人，可以設法避去！你瞧我這圖上畫的這些紅線，就是指明熱風最厲害的地方！

公主 那麼假如你的兩位令兄來了，豈不非常危險？

周禮 是的，很危險，可是他們一定不會來！

公主 據我揣度他們是想來的，可是他們沒有地圖！

周禮 我會將地圖讓給他們，但是他們又不肯要！

公主 他們爲什麼不同我們一塊兒來呢？

老僧 突然開了眼，周先生，你不是今晚又要在這兒寄宿麼？

周禮 不但我又要叨擾大師，並且我還帶了一位幽古公主同來叨擾！

老僧 請你們自己進去就得了。倘若需要什麼，儘管告訴我的徒弟。這位女施主倘若不便同你住在正殿，就請她住在後殿亦可。

周禮 謝謝大師！

老僧 你們都是來探險麼？

周禮 她亦是來尋找和平石的。因爲她想促進世界和平！

老僧 哈哈！世界和平除非人們先平了自己的心！

說畢，又閉上眼了。

公主 「除非人們先平了自己的心？」

此時晚鐘漸急，夜色已濃。周禮攝公主入廟時，閉幕。

第四幕

和平寺的正殿。中立大佛，兩旁有種種面目可憎手執鎗刀之偶像。正殿的左右可通前後殿。由天井透下來的朦朧月色，正照在那些魍魎的偶像上。佛前只剩一枝殘香。

開幕時丁圖將軍與兵甲乙睡在地下，鼾聲大作，與繼續急緩的「木魚」聲息息相印。周仁、周義亦在預備就寢。

周義 由外上 咱們快點睡下罷！他們已經向這邊來了！

周仁 怎麼一點也瞧不見！幸虧今晚還有月亮！

周義 這種不明不暗的光景，正適合我們今晚的工作！

周仁 你決計實行最後的手段麼？

周義 這是沒法的事！我們本不應該如此待他，更不願如此待他，不過他既不弟於前，我們何必兄於後呢？

周仁 不過這事假如成功了，——

周義 有了地圖，一定成功！

周仁 將來是你得公主呢，還是我得公主？

周義 大哥！

周仁 二弟！

周義 難道你還疑心我麼？

周仁 不！

周義 事情假若成功了，公主當然歸大哥！

周仁
好罷！

周義
咱們快點睡下！他們快來了！最好將我們的臉用手巾細住。只露兩隻眼睛在外面。

兩人將手巾裹好了臉，急急忙忙睡下。

周仁
這是誰的鼾聲，嚇壞人的，二弟？

周義
不知是那裏來的三個大漢睡在路口！

周仁
二弟！我的心這會兒有點跳！

周義
我的心亦有點跳！

周仁
這是怎麼一回事？

周義
不要緊，我有法子！

周義起來，將皮包打開取出半瓶汾酒。

周義
咱們心跳完全是由於咱們沒有喝足酒，咱們再把這半瓶喝完！

周仁 好罷！接過瓶來，喝了幾口。

周義 再喝幾口！

周仁 夠了！夠了！其餘的你喝罷！

周義將瓶酒一飲而盡。

周義 咱們快點睡下罷！你聽有人說話！

二人急忙睡下。小僧提着一個小油燈，引着周禮與幽古公主上。

小僧 這就是正殿。周先生，請你把皮包放在這兒。

周禮 是！今晚還有別人在這兒睡麼？

小僧 也是幾個遊客。

公主 我睡到什麼地方去？

小僧 後殿還有空房。走這邊過去。

周禮將行李等物留下，即同小僧公主往後殿。

周義 大哥大哥！

周仁 二弟！

周義 也許在他這小皮包裏！讓咱們檢查檢查罷！

周仁 也好！

二人將周禮的皮包打開。

周義 怎麼瞧不見把你帶來的洋火插一根！

周仁 成！

二人一面插着洋火，一面搜查，終無所得。

周義 怪事！怎麼沒有？

周仁 這麼重要的東西自然他會帶在身邊！趕快把東西歸原罷！有人來了！那是什麼？

周義 沒有什麼？

周仁 我明明看見你放了一張東西到口袋裏去了！

周義 是一張相片！

周仁 讓我看是誰的相片？

又插了一根洋火看相片。

周仁 越看越好看！難怪天下多少英俊都爲你暈迷顛倒！二弟，這張相片就放在我身邊罷？

周義 她的身體尙且要屬大哥，何況她的相片！

周仁 唉！倘若三弟能像二弟這樣慷慨，何至……

周義 快睡……睡罷！他來了！

小僧與周禮上

小僧 你也請睡罷，已經鷄叫了。

周禮 我今天實在倦極了，不到三分鐘我就可以睡着！

小僧 這裏晚上很涼，你沒帶被褥來麼？

周禮 沒有。但是我穿着衣服睡。

小僧 那麼明天見！

周禮 明天見。謝謝你！

小僧退。周禮睡下。室內只是一片鼾聲，和遠遠的木魚聲與風吹樹葉聲。周禮又起來搜查周禮的皮包。周禮咳嗽，周義復睡下。再片刻，周義又起來到周仁跟前。

周義 大哥！他已睡着了，咱們下手罷！

周仁 我還有點心跳！

周義 你鼓起勇氣來罷！你把那把小刀給我！

周仁 好罷！

周仁將一柄雪亮的小刀遞給周義。此時周禮嚙呀唔的說夢話。

周禮 夢話 對於我的兩位哥哥，我真放心不下！

周仁 他還沒睡着！

周義 這是夢話。

周仁 你再聽！

周禮 公主！只要你能嫁我，我願爲你犧牲一切！

周義 這還是夢話！大哥，不要猶豫了！事已至此，已顧不得別的，只有先下手爲妙！

周仁 我終不忍！

周義 這是迂夫子的廢話！現在的世界是人吃人的世界！倘若你今天不吃別人，明天別

人就要吃你！請你鼓起勁來罷，大哥！

周仁 他是我們的同胞！

周義 我們亦是他的同胞！

周仁 所以我們應該彼此愛護，不應該互相殘殺，如蟋蟀一般！

周義 但是——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個世界！倘若我們不如此，我們就不時髦！

周仁 我的心越跳越厲害了！

周義 這由於你缺乏勇敢！

周仁 這正是我富於勇敢！

周義 我要單獨進行！

周仁 不可！

兩人彼此呆望着半晌。最後周義拿着雪亮的尖刀到周禮面前，正舉刀欲下，周仁急欲從周義手中將刀奪下，未果，周禮即被驚醒。

周禮 誰呀！周仁往後退兩步 誰呀！又退兩步 是人還是鬼你……你說不說？你不說，我就是一

鎗！

周義持刀欲前，周禮卽開鎗，未中，周義卽將周禮連刺數刀，丁圖將軍等均被驚醒，於是亦在黑暗中開鎗亂擊，全場大亂，周禮受傷倒地，周仁義不支，往外逃，丁圖將軍等開鎗追下。片刻小僧提着一個小燈與幽古公

主同上。

小僧 這倒怪事！我明明聽到鎗聲是由這兒來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將燈逼近一照，見周禮

橫在地，不覺大驚。 嚶喲！不好了！不……不好……好了！

公主 嚶呀！這是怎麼一回事？

周禮 公主……公主請別……別驚……驚駭我……我……我還沒……沒死呢！

公主 你是三先生麼？

周禮 是……是公主！公主！

公主 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周禮 我亦不知道！我……我睡着了的時候，彷彿有人在我身上摸索，將我驚醒了。我睜開眼睛一看，看見兩個人正拿着雪白的尖刀想殺我，我爲自衛計，不得不掏出手鎗來射擊。我們正在互相抵抗的時候，不知從那裏來的第三者又向我們射擊，所以至終我還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想謀殺我的究竟是誰？

公主 你受了傷麼？

周禮 我不知道，我好像做夢似的。不過我覺得我的身體不能移動！

公主 讓我來替你瞧瞧！請把你指小僧的燈借我用一用！

幽古公主將周禮的身體細細檢查一番。

公主 嚶呀！

周禮 什麼！

公主 噯呀！

周禮 什麼！

公主 這還了得！這麼些刀口：一刀、兩刀、三刀、四刀、五刀、六刀，噯呀，一共六刀！好在未中要

害你……你覺……覺得痛……痛麼？

周禮 我不知道！

公主 向小僧 你們這兒有什麼藥麼？

小僧 要去問問我的師父！

公主 勞駕！

小僧 你還要燈麼！

公主 不要了，天已快要亮了！

小僧下

周禮 公主，這種結果是我當時沒想到的！我現在要急於知道殺我的究竟是什麼人？

公主 我想一定是這兒的遊客！

周禮 這是毫無疑義的？

公主 不過我還有點懷疑？

周禮 懷疑？懷疑什麼？

公主 不過我又不敢這樣的懷疑！

周禮 請你照直告訴我，你究竟懷疑什麼？

公主 我懷疑！

周禮 什麼！

公主 傷害你的恐怕就是你的兩位令兄！

周禮 什麼！什麼！是他們麼？

周禮欲坐起來，公主扶之。

公主 我的確有點這樣懷疑！

周禮 公主！

公主 ……………

周禮 你真是這樣懷疑麼？

公主 請你不要認真，我的懷疑不見得靠得住！

周禮 你的懷疑是絕對靠不住的！這是絕對沒有的事！我的兩位哥哥是模範哥哥！是最慈愛的哥哥！他們就是我的手足！我們是一體的！整個的手足相依的！我敢擔保，公主，你的懷疑是錯了！你的懷疑是靠不住的！

公主 惟願我的懷疑靠不住！

周禮 對！絕對靠不住的！我的兩位哥哥是向來疼我的！

公主 不過！

周禮 不過什麼——

公主 不過這次也許爲了我，你們兄弟間的情感傷失不少！

周禮 傷失情感亦不至骨肉互相殘殺？

小僧上

公主 你們師父知道這回事麼？

小僧 他早就知道了！

公主 他不覺得奇怪麼？

小僧 不！

公主 他有藥麼？

小僧 他卽刻就帶來！

公主 兇手跑了麼？

小僧 已經捉來了！

周禮 兇手捉住了？

周禮 勞你駕！請趕快把他們帶上來，我急於要知道傷害我的究竟是誰！

小僧 他們已經來了！

此時丁圖將軍與兵甲乙督着周仁、周義上。周仁、周義的面目仍用手巾緊緊的纏住，但以背面向着周禮。

公主 哦！原來又是丁圖將軍在這兒作怪！

丁圖 這是那裏話，公主這事的發生，不但與我丁圖將軍不相干，連我丁圖將軍也莫明其妙？

公主 那麼你爲什麼跑到這兒來？

一圖 帶着詭譎的笑，奉了公主的命令，到這兒來找和平石的！

公主 你既是爲和平而來，爲什麼反到這兒來殺人？

丁圖 我這次實在是出來打抱不平的。我們昨晚正睡得起勁的時候，忽然聽到有人喊救命，於是我們才起來參加這件亂子，結果把這兩個殺人的兇犯捉住了！

周禮 是的，完全是這麼一回事，現在請你們將這兩個兇犯的面巾去掉，我要看看謀害我的究竟是誰！請趕快揭開，我急於要看！
鼓着最後的氣力 揭開！請快揭開！

丁圖 向甲乙兵 把他們的鬼臉揭開！

兵甲乙將周仁、周義的罩臉巾揭去，周禮一見，不覺暈倒。周仁、周義低頭不語，衆默然，老僧上。

老僧 誰要藥？

小僧 這位倒在地下的先生。

周禮 不要了！不要了！這地球上絕對沒有能醫好我的傷痕的藥！我這傷痕！我這傷痕！是永遠不能醫治的。

老僧 不住的點頭。

周禮 請過來！我的親愛的大哥二哥請過來，請過來看看你的三弟的傷痕！我這傷痕只有你倆能看見！

周仁周義大爲所動，不覺放聲啼哭。

周禮 你們不必哭！我的那張地圖還在這兒，你們拿去罷！略停怎麼你們不來拿好！公主，費你的心，請你代爲保管着罷！

公主將地圖接在手中，撕得粉碎，擲於空中。

公主 這真是一場大夢！如今我這夢才算做醒！然而我已經害了你們，害的你們弟兄三個互相殘殺！這亦是我當時沒有想到的！我以爲你們是仁兄仁弟，骨肉相愛的，誰知你們也是普通的兄弟！唉！我這場大夢如今總算做醒了！到今日我才知道這世界處處都是一樣！唉！

丁圖 就是你們這些假冒爲善的東西胡鬧，將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弄得生氣了！

公主，請你不要生氣罷，只要你肯嫁我，我還可以同你去尋找和平石！

公主 轉向周禮 你現在覺得怎樣？

周禮 我現在只等最後的時候臨到！

公主 唉！這都是爲我所誤！我很覺得對不住你！

周禮 這與公主不相干！這完全是人類心裏的鬼胎作怪！

公主 是的，人類心裏的鬼胎作怪！

說畢凝視着周禮，見他憔悴不堪，於是由袋內取出手帕一幅，撕成數條，代他裹傷時，幕閉。

全劇完

一九二七，九月，於北京。

一片愛國心

全劇登場人物：

唐華亭

唐夫人

唐亞男女士

唐少亭

周芝芳女士

田媽

方順

北平	地點	現代	時代
----	----	----	----

第一幕

佈景

唐公館的大客廳。陳設精緻，但帶日本風味。國籍日本而嫁給中國人的

唐夫人，完全日本裝束，年約五旬，坐在沙發椅上做針線。唐亞男，她的女兒，也是日本

裝束，年約十六，坐在一旁看報。田媽——女僕——正在打掃棹椅。

亞男 媽，您歇一會兒罷？您不是說您的眼睛不很舒服麼？

唐夫人 恐怕不能趕上你的生日，倘若現在還不發狠做幾針？

亞男 趕不上亦不要緊，反正那天我可以穿中國衣服。穿日本衣服多麼費神。這裏的

裁縫又不曾做，件件要您啦自己動手。倒不如咱們以後穿中國衣服痛快些。

唐夫人 我願意做給你穿，只要你乖乖的聽話。反正我閒着。

亞 男 您啦真是每天忙到晚——不是忙這，便是忙那——還說閒着？照我看媽媽要算家裏最忙的一個人。您瞧，那件事少得媽媽？漫說別的：只要媽媽一天不下廚房去，他們不是打破碗，便是不按時候開飯。前天張家媽媽也是這樣說：說媽媽雖是五十多歲了，卻比二十來歲的人還要精敏能幹。我看這話很對，媽媽？

唐夫人 還說什麼「精敏能幹」。老了，已經老了，一年不如一年了。可是現在總算享福。你們兄妹總算長成了，你的哥哥也做了督辦。現在用不着愁吃愁穿。回想三十年前你爸爸在東京碰見我的時候，那是多麼苦啊！

亞 男 媽媽，常聽到您譚及三十年前爸爸和媽媽的故事，現在倒要問問爸爸究竟怎樣碰到媽媽的？——您可以告訴我麼，媽媽？

唐夫人 這話說起來可長。那時候你的爸爸纔二十來歲。是革命黨。因為逃亡到日本，在東京進了大學，恰巧碰着與我同班。不久我們做了極親密的朋友。我們交換教授——

他教我中文，我教他日文。雖然你的舅太爺非常反對——因為他看不起中國人——不到兩年，我與你爸爸就結婚了。嚶呀！結婚後，可是過了不少的苦日子！現在想起來，還是心酸！

亞男 呀！怎樣呢？

唐夫人 可憐你的爸爸幾乎幾次把命送掉！最危險的是你出世的那年，你的爸爸因為革命被中國政府捉住了，不到二十四小時就要拿去鎗斃；幸虧你的舅太爺費盡了心血，好容易纔把他救出來！不然，孩子，那有今天！

亞男 如此說來，媽媽豈不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唐夫人 哼！說什麼救命恩人！只要他少給一點氣，我受就得了！現在他的年紀來了，比不得從前年輕，那時我說一，他不敢二；我說二，他不敢三；真是聽話。現在可不成了，動不動就使脾氣，我的話簡直是他的耳邊風。

亞男 媽媽，請您別冤枉爸爸罷。從前的事情我們不知道，現在的情形我們是很明白的。爸爸真是聽媽媽的話。有時，媽媽，您脾氣來了，罵起爸爸來真是可怕！可憐爸爸那敢開口？

唐夫人 好了！好了！你們兄妹現在都袒護你的爸爸了，所以把我的話不當話了！

亞男 這是那裏話，媽媽！您啦是媽媽，他啦是爸爸，我們做兒女的那有什麼袒護不袒護？哈哈！媽媽這多年紀，說起話來較十八歲的姑娘還要好勝！這真要笑壞人了！還說我們袒護爸爸，哈哈……哈哈……哈哈……！

唐夫人的兒子少亭上。年約二十五，當今政府特派之實業督辦。衣西服。

少亭 妹妹，你又在和媽媽鬧什麼？媽媽，您又在替妹妹作衣服麼？

唐夫人 你妹妹的生日快到了，我想替她趕起這件衣服來過生日。

少亭 媽媽真是偏心。這樣痛姑娘，不痛兒子。我過生日的時候，偏偏沒有媽媽這樣痛

我——替我做件新衣服？這——這不是偏心麼，媽媽？

唐夫人 孩子，這並不是媽媽偏心。媽媽只能做日本衣服。你是向來不喜歡穿日本衣服的。這怎能怪媽媽偏心的？

少 亭 對了！對了！這可不能怪媽媽！

亞 男 不對！不對！因為哥哥用不着媽媽做！有別人做呢！

少 亭 好了！好了！用不着爭了！媽媽特別痛你，我決不「眼紅」。我要上衙門去了。
轉向

田媽。 田媽，叫他們預備車！

田媽 著少爺！

田媽下。

唐夫人 今天不是星期六麼？

少 亭 對。

唐夫人 那麼就在家裏歇歇罷。

少 亭 不。這幾天衙門裏正忙。既然領了國家的薪俸，我們當然應該替國家出力作事。
田媽上。

田 媽 少爺車已經預備好了。

少 亭 媽媽，我去了。

唐夫人 去罷。可是一定要回來吃午飯。今早我已經吩咐廚子清燉了一只老鴨，爲你們父子三人吃午飯。你的爸爸這兩天有點喉嚨痛。鴨子是清火的，看看吃了會好點不。

少 亭 怎麼不請大夫來瞧瞧？

亞 男 爸爸說不要緊，用不着。

唐夫人 從前他做總長的時候，不管有病無病，動不動不是往西山跑，便是進醫院去。如今真正有了病，他又不肯請大夫。現在聽說外面的時症很厲害，你爸爸的喉嚨痛，我實

在不放心。停會還是打個電話給謝子福郎大夫，叫他來瞧瞧。

少亭 這次外面排日風潮非常厲害。我想找個德國大夫來？

唐夫人 德國大夫？

少亭 聽說德國大夫比日本大夫好，媽媽不贊成德國大夫麼？

亞男 咱們中國人幹嗎不找中國大夫？

唐夫人 中國大夫也好，德國大夫也好，隨你們的便罷。我老了，管不着這些閒事。你上衙門去罷。務必回來吃午飯。聽見沒，孩子！

少亭 一定。轉詢田媽外面在下雨麼？

田媽 很大的雨，少爺。

唐少亭下。

唐夫人 又在下雨？幾個月來差不多每天不是下雨，便是括風。喂！田媽，你趕快上門口去

瞧瞧，看看管門的把國旗收進來了沒有？他是糊裏糊塗的，不管天晴下雨，總是把面旗子扯在外面。你趕快去瞧瞧罷。

田媽 著，太太。

田媽下

唐夫人 中國真是一個多風多雨的國家，我們日本卻不是這樣；並且天然的風景，也比這裏美麗。

亞男 往年那像這樣多雨？今年特別罷了。但是像北京這樣厚的沙土，也應該多雨纔好。外面這麼大的雨，可是我還要上學去呢！

唐夫人 今天不是放假麼？

亞男 是。但是學校裏有特別事。

唐夫人 有什麼了不得的事，像這樣大雨天還要跑去？

亞男 請媽媽別管什麼事！讓我去就得了！

唐夫人 你既不怕雨，你就去罷。早去早回。千萬回來吃午飯。

亞男 我先去換衣服。

唐夫人 換衣換服什麼衣服？

亞男 換套中國衣服去。

唐夫人 爲什麼要換中國衣服？身上穿的衣服不舒服麼？你討厭日本衣服麼？你的媽媽

是日本人，你討厭麼？

亞男 啊！媽媽您爲什麼又生氣呢？扭到母親懷裏。媽媽請您別生氣，好不好？

唐夫人 看看今天誰敢上學去！

亞男 我是主席，怎能不去，媽媽？

唐夫人 你是主席？你們學校裏又開什麼會？

亞 男 辯論會……辯論會讓……讓我去罷，媽媽？

唐夫人 不准換衣服去！

亞 男 這那成呢，媽媽？您想，她們是爲「抵制日貨」開會，我這個做主席的穿一身的日本衣服，這不是一場大笑話嗎？媽媽，您從前也做過學生的，請替女兒設身處地的想想？

唐夫人 孩子！我的良心叫我不准你去開會抵制日貨！這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

亞 男 哭 媽啊，媽啊！開會的時候快到了，再不去要遲了！又倒在母親懷裏 媽媽讓……讓我去罷！

唐夫人 好寶貝聽話罷，不要去。時候已不早了。外面又下這麼大的雨。午飯也快好了。乖，聽話罷，媽媽歡喜你！

亞 男 人家要罵我！我非去不可！

唐夫人 罵你什麼，寶貝！

亞男 罵我是賣國奴！

唐夫人 別管人家的謾罵，反正她們是沒有家教的好孩子去，到我房裏去把那捲藍線拿來，媽媽等着用呢。亞男一面擦眼淚，一面欲下，唐夫人忽然止之。回來。

唐夫人 還是讓我自己去罷，免得你又去亂翻一頓，結果還是尋不着我要的那捲線。

唐夫人下，亞男凝思半晌，拭乾了眼淚。下了決斷，看了錶，由帽架上取了一柄傘，毅然走到門口。忽止，看了看自己的衣服，擺了擺頭，將傘置回原處，長歎一聲，倒在沙發上，抱頭咽泣。此時亞男的學友周芝芳女士上。

周女士 你怎麼啦亞男！

亞男 急忙擦乾了眼淚。我……我沒什麼：你剛來麼，芝芳？

周女士 怎麼一個人坐在這兒哭？

亞男 哭？誰哭？

周女士 你別騙我罷。我已瞧見了。我特來約你去開會的。時候已經快到了，你還不趕快去換衣服？難道今天你還好意思穿着日本衣服去做主席麼？

亞男 要去，當然要換中國衣服。不過我現在不能去。你來得真巧，我正想打電話給你。

周女士 爲什麼？

亞男 因爲我陡然肚子痛起來了，痛得我忍不住哭了！好姐姐請你代我做主席罷。對不住，我實在不能去。

周女士 冷笑 哈哈。亞男，你又在騙我？我決不相信你現在是肚子痛不能去，我想你一定有別的緣故？哈哈，亞男，我已猜中了，已猜到八九分了！

亞男 好姐姐，不管我有什麼緣故，總之，我今天不能去，請你替我代表一切就得了。并望向諸位同學道歉！

周女士 不成不成！今天的主席我決不能代表，無論如何，非你自己出馬不可！今天這主席不但我不能代表，就是誰也不能代表！

亞男 爲什麼？

周女士 因爲全校同學只有你配做這個主席！

亞男 好姐姐，請別挖苦我罷！

周女士 這是真話。我挖苦你幹嗎？你還是同我一塊兒去罷！

周女士說畢，拉着亞男就往外走。

亞男 芝芳姐姐，無論如何，我是不能去的，因爲我媽——

周女士 哦？是你媽不准你去麼？

亞男 不是！不是！我媽從來沒有過這種意思！

周女士 亞男，你去不去全權在乎你自己，誰也不能勉強你！不過你應該知道她們今天

爲什麼一定要你做主席？你知道麼？

亞男 我……我不知道！難道她們還有什麼特別用意麼？

周女士 當然。

亞男 好姐姐！你可以告訴我麼？

周女士 你向來是很聰明的，我想你一定想得到！

亞男一聞此言，面紅耳熱，默然良久。

亞男 好姐姐，你是我的多年同學，惟有你知道我的家庭情形最深，請你照直把同學們對於我不滿意的地方告訴我罷！

周女士 她們今天要特別留難你！因爲全校同學只有你是日本化！她們預備在開會的時候當衆羞辱你！

亞男 芝芳姐！請別說了！我早就明白了她們對我的態度！無奈，唉，真是一言難盡！哭泣

然而我決不怪她們！只怪我自己生壞了家庭！

周女士 其實你的苦處我早就知道了！不過，亞男，咱們中學已經畢業了，咱們千萬不可忘記：治國平天下應該先從「齊家」起！倘想世界革命，不可不先從家庭革命下手！你說我這話對不對，亞男？

唐夫人上。

唐夫人 我以為誰在這兒講演呢，原來是周小姐啊！

周女士 向唐夫人鞠躬 伯母，您啦好麼？

唐夫人 謝謝，周小姐，你也好麼！——怎麼這向沒見你來玩玩？

周女士 因為這幾天有點事，沒有常來請安。

唐夫人 不敢當，不敢當。周小姐真是念書人，說話特別客氣。

周女士 這是那裏話，姪女年輕，不懂事，諸事還要伯母指教。看手表，轉向亞男 亞男，我要走

了。離開會只有二十分鐘了。

亞男 好罷。你快去罷。

周女士 向唐夫人少陪您啦，伯母，我要上學去了。

唐夫人 怎麼不坐一會兒去？

周女士 改日再來請安。再會再會。

周芝芳下。唐夫人仍坐在原處做活。沉靜。

唐夫人 周家小姐又來幹麼，亞男？你簡直不聽媽媽的話！我早就對你說過：周家小姐不是個好東西！叫你少跟她來往！……你偏偏不聽！剛才她又來幹嗎？是來約你去開會，對不對？

亞男 不是。她特來告訴我明天學校放假。

唐夫人 明天明明是星期日，學校是照例放假的！這顯然你又在我面前撒謊！還站着幹

嗎？還不快去看看你的爸爸——問問他的喉嚨好了沒？

亞男下。唐夫人繼續做活。遠遠的聽着噪鬧聲。

田媽 在內 我們……我們把這話去評評太太！看看誰不懂事！評太太去！評太太去看誰不懂事！

唐夫人正欲下時，田媽氣忿的上。

唐夫人 你……你又在和誰噪呀！

田媽 太太憑您啦說說！看看誰不懂事！他……他還說我不懂事！真是豈有此理！豈有

此理！

唐夫人 幹嗎這麼急？有話慢慢的說！究竟怎麼一回事？

田媽 我說太太！您啦不是叫方順每天把那面「太陽旗」扯在門口嗎？

唐夫人 對呀！難道方順沒照着我吩咐的幹嗎？

田 媽 哼！他何曾把太太的話當着話！他今天只扯了那面「五顏六色」的旗。待我去的時候，那旗還在大雨裏淋着。當時我就責問他爲什麼不把那面「太陽旗」同時扯出去！您猜他說什麼？他說：『你管得着嗎？你是什麼臭東西！這年頭還扯日本旗！你甘心做亡國奴麼？』……這一類的話痛罵了我一大頓，您看我氣不氣，太太固然他扯什麼

顏色的旗都無關緊要，可是他應該把太太的話當話纔對！

唐夫人 豈有此理！我不信方順有這大的狗膽！去把他叫來！讓我來當面責問他！

田 媽 他現在躲在門口不敢進來。只要太太喚他一聲，他不敢不來。

唐夫人 向內呼 方順！方順！你還不替我滾進來呀？

方順上。

方 順 太太！

唐夫人 方順！你好大的膽！

方 順 回太太的話：小的膽子非常小，總是規規矩矩的侍奉太太；太太說：「小的不敢

二。

唐夫人 你把我的話當了話麼？

方 順 俗語說得好：『端了人家的碗，應該服人家管。』小的既是吃了太太的飯，當然

不敢不聽太太的話。

唐夫人 那麼我叫你每早把那面日本國旗扯在門口，你爲什麼不照我的話行？

方 順 這確不能怪小的。小的一面把旗剛扯出去，一面老爺就命我收進來。

唐夫人 這話是真的麼？

方 順 小的豈敢撒謊！

唐夫人 好大膽！好大膽！原來是他！原來他在暗中抵制我去田媽到書房裏把那老東西

叫來！今天非說個「水落石出」不可！

田媽 把那一個老東西叫出來，太太？

唐夫人 這家裏有幾個老東西，蠢婆娘？

方順 叫你去請老爺來，懂嗎？

田媽下。

唐夫人 好大膽！好大膽！原來他在抵制我！我還睡在夢裏呢！好罷！今天非鬧個清楚不可！

方順 太太，請您啦！不必生氣。千錯萬錯都是小的錯。平心而論，這事也不能怪老爺，只

怪門口那些過路的人。他們時常在咱們門口寫些「賣國賊，亡國奴，親日走狗」種種不好聽的話。這樣，纔把老爺惹氣了，所以叫我此後不要扯日本旗。

唐夫人 你還在這裏嚙嚙？還不替我滾出去！

方順 著！

方順下。唐華亭上。亞男與田媽亦上。唐華亭，前清革命黨，民國退職之總長。清瘦，蓄長鬚。富於情感；但意

志瀟弱而懼內。衣極樸素之中國衣，毫無一般時髦官僚慣有的習氣。年約五十五。

唐夫人 我把你……你這個死沒良心的東西！

唐華亭 太太您又是什麼生氣？

唐夫人 我早就知道你巴不得我早死！我死了，你就可以趁心！也可以討姨太太！你們中國人是歡喜討姨太太的好罷！拿刀來！我願死！我已經預備了你……你……你拿刀來罷我……我已經預備了！

唐華亭 太太這是那裏話！又是誰得罪了您？

唐夫人 用不着多說！拿刀來就得了！拿刀來就得了！我願意死！我願意死了！

亞男 媽媽！

唐夫人 『媽媽？——什麼媽媽？你的媽媽早就死了！』

唐華亭 就是我得罪了您，太太，請照直告訴我，也犯不着拿孩子出氣？

唐夫人 孩子？他們不是我的！我那有這種福氣！

亞 男 泣媽媽！倒在母親懷裏，但唐夫人用手推開。媽媽媽媽！

唐夫人 你的媽媽早就死了！你只有爸爸！

唐華亭 倘是我得罪了您！打我幾下！請千萬別拿我的孩子出氣！

唐夫人 你的孩子！你的孩子！這家裏都是你的！都是你的！好沒良心的東西！你沒老娘，那

有今日？忘恩負義的！記不記得三十年前在東京做叫化子！記不記得光緒末年幾乎把

命送掉了！好沒良心的東西！狗尚且知恩義！哦！如今做了官，發了財，兒子少爺也做了督

辦，你就忘形了！就忘記了那塊「太陽旗」！哼！殊不知你其所以有今天，都是虧了那塊

太陽旗！好一個忘恩負義的東西！

亞 男 啊！媽媽！請您別說了罷！我知道您爲什麼生氣了！其實這事滿不與爸爸相干！是

我不准方順扯日本旗！這事完全與爸爸不相干！您要打，打我！您要罵，罵我！孩兒現在跪

下，求您別冤枉爸爸！

亞男跪下。唐夫人不睬。唐華亭大爲所動，不覺流下淚來。

唐華亭 太太太太！

唐夫人 田媽！把方順叫來！快！

田媽 著！

田媽下。

亞男 媽媽！

唐華亭 太太！孩子跪在您面前，您瞧見沒？

唐夫人仍是默然。唐華亭長歎一聲。方順與田媽上。

唐夫人 方順！究竟誰不准你扯日本旗照直說！

亞男 是我！是我！媽媽！

方順

.....

唐夫人

照直說！

方順

小姐。是小姐叫我的。這事不與老爺相干。

唐夫人

好！現在這家裏沒你的事了！你有什麼好差事請便罷！

方順

呀？太太您啦辭我的事麼？

唐夫人

沒多話說！請你拾打拾打走罷！

方順

我方順並沒幹錯什麼事，太太怎能無緣無故的辭我的差事？無論如何，還要請

太太說個明白！就是我不喫唐公館裏的飯，還要上別家去喫飯呢！人家譚起來，不是說

我偷了唐公館的東西，便是說我幹事不盡職，所以唐公館纔不要我！

唐夫人

好罷。就幹事不盡職，所以我不要你！

方順

太太憑天理良心！我幹事還不盡職？從清早六點幹到夜深一點，還要怎樣盡職，

太太？

唐夫人 那麼我叫你每早扯旗，你爲什麼不照我的話行？

方順 這確不能怪小的，太太！

亞男 只能怪我！只能怪我媽媽！

唐華亭 這事誰也不能怪！只能怪我！只能怪我是我叫方順不扯日本旗我是中國人，我

愛中國！日本是中國的仇敵，我恨日本！所以我不願把敵國的國旗扯在我的門口！

亞男 爸爸！爸爸！

唐華亭 看看你把我怎樣！看看你把我怎樣！

唐夫人 我是日本人，我愛日本！中國是我的仇敵，我恨中國！所以我不願把中國的國旗

扯在我的門口！

亞男 媽媽！媽媽！

唐夫人 看看你又把老娘怎樣！

田媽 太太！老爺！請您倆別噪了罷。其實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扯紅旗白旗都無關緊要，何必這樣的生氣呢？可憐把小姐哭壞了！小姐，您啦起來，別哭了罷！

田媽將亞男攙起來。

方順 田媽這話很對，小的現在想出一個辦法來了，不知該說不該？小的以為最公平的辦法是「二一添着五」——今天扯五色旗，明天就扯太陽旗，不知太太老爺以為小的這個辦法如何？

唐少亭上。

少亭 怎麼你們全在這兒，連舅爺坐在小客廳裏你們都不知道麼？媽媽，請趕快過去罷。舅舅說有要緊的事給您商量呢。

唐夫人 舅舅在什麼地方！

少 亭 小客廳裏。

唐夫人 指着華亭臉上說。你應該放明白點！拿點天良出來！你還記不記得三十年前，一個

秋天的月夜裏，在日本秋水湖裏的小舟上，你會對我說的什麼話？難道你都忘記了麼？

唐夫人說畢，不覺流下淚來，良久，默然而退。方順、田媽亦隨退。唐華亭亦禁不住流下淚來，向沙發上一

少 亭 這是怎麼一回事，妹妹？

亞 男 問爸爸！

少 亭 爹爹，媽媽剛纔這話怎講？您又和媽媽吵了麼？媽媽剛纔爲什麼提及三十年前

的事？爹爹究竟說了什麼，在那時候？

唐華亭 不忍重提到如今我只有一个悔字在心頭！

少 亭 爲什麼，爸爸告訴我們罷，爸爸！

唐華亭 告訴你們亦無妨。當年我亡命到日本，遇着你的媽媽。那時我們都年輕，不久就發生了戀愛。一天夜晚，月亮很好，我們倆蕩着一隻小舟在秋水湖上。那時，我不知爲什麼要求你媽媽嫁我；但是她說：『我愛你，但是我不願嫁你。因爲我是日本人，我不願離開我的可愛的日本。』……

亞 男 那時爸爸怎樣回答媽媽呢？

唐華亭 那時我就向你媽媽說：『你愛我，你就應該嫁我；愛國是人之天性，而且是至上的美德，你是日本人，當然愛日本。可是你嫁了我，你還是可以依舊愛你的日本。』

亞 男 哦？難怪媽媽到現在還是愛她的日本！

唐華亭 擺擺頭，長歎一聲，暮落。

第二幕

佈景 與第一幕同。時間與前幕相隔三小時。開幕時，少亭靠在沙發上看報，亞男從裏面出來，表示一種驚異的狀態。

亞男 哥哥！怎麼舅舅還沒走？足足的關在小客廳裏談了三點鐘！

少亭 這裏面又不知道是「什麼葫蘆賣的什麼藥」！我真要說一句遭天雷打的話：媽媽真是越老越糊塗了！

亞男 什麼越老越糊塗了，其實媽媽的心是被那面太陽旗罩住了！

少亭 因此舅舅便時常想法利用她！

亞男 唉！媽媽真是想不透！她有時簡直不管她有理沒理，只要他的脾氣一來，她就將

爸爸教訓一頓，甚至比教訓我們還要厲害！今天上午那種樣子你沒看見，真是令人可怕！

少亭 前幾年媽媽的脾氣好像好得多，不知爲什麼年紀愈老，脾氣越變壞了！常聽人說日本婦女的「服從心」最深，怎麼媽媽在這方面簡直不像日本人？

亞男 我看這是因爲爸爸過於老實的緣故。爸爸真是好！你瞧，我們長得這麼大，從來沒見他和媽媽鬧過？差不多每次都是媽媽先動氣！爸爸總是忍，有時一個人坐在書房裏流淚。我看見好幾次。可是我問他爲什麼傷心，他老人家並不提及半個怨恨媽媽的字；總是對我說：『孩子，爲父這一輩子是虧得你的母親，不然那有今天！盼望你們好好的孝順母親吧！』然而天理良心，媽媽對於爸爸的起居飲食等事，確是非常細心週到。就是在我們子女身上，也不能不算一個很好的母親。

少亭 這的確是媽媽的長處。

唐夫人上。

唐夫人 那點是媽媽的長處？哦！原來你們兄妹又在譚論媽媽的長短？

少亭 沒。我們那敢談論媽媽的長短！哈哈，哈哈！舅舅走了麼，媽媽？

唐夫人 剛走。

亞男 怎麼他今天在這兒坐這麼久？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和媽媽商量麼？

唐夫人 倒沒什麼特別要緊的事情，不過他從公使館裏回來走咱們門口過，順便進來

和我談談。你們討厭他麼？

亞男 不瞞媽媽說，我是有點討厭他。我討厭他不大方，總是鬼鬼祟祟的！

唐夫人 呀！亞男！你說什麼？

少亭 媽媽，請您別聽妹妹的話罷。妹妹是專門歡喜和舅舅開玩笑的。

唐夫人 開玩笑？——開玩笑也應該有個輕重上下！你們既當着我的面敢這樣放肆，那

麼背着我不知要說什麼了？

亞男 請媽媽別生氣，我下次決不敢了。媽媽打我幾下都不要緊，我最怕您生氣。

唐夫人 你既怕我生氣，你爲什麼偏要惹我生氣呢？

少亭 媽媽，我有一個辦法：倘若妹妹再惹您生氣，最好替她配個人家，免得她在家裏

淘氣？

亞男 哥哥！

少亭 你還淘不淘氣？你再淘氣，我就請媽媽把你嫁出去？

亞男 媽媽！您看哥哥又在奚落我，您還不打他，媽媽？

唐夫人 誰教你惹我生氣？

少亭 對！誰教你惹媽媽生氣？

亞男 我再不惹媽媽生氣了，請媽媽再不准哥哥說這些不三不四的話，好嗎，媽媽？

唐夫人 只要你聽話，哥哥自然不敢說了。你們都喫了午飯麼？

亞男 喫了。

唐夫人 你爸爸也喫了麼？其實我剛纔和他噪了一頓，事後仔細一想，我又覺得心裏有點不安，因為他這幾天正在喉嚨痛。清燉鴨端出來給他喫了麼？

亞男 沒有，因為媽媽在小客廳裏和舅舅談話，我們不敢進來驚擾您。

唐夫人 這事用不着驚擾我？只要鴨子燉透了，叫廚子端出來給他喫就得了。都是些蠢東西！連芝麻大的一點事，也要我親自過眼，不然就要鬧出錯了。哼！真是冤枉！今早特特叫廚子清燉一隻鴨給你爸爸喫，誰知你們還忘了拿出來，我真是白白的操了心！略停

叫你通知大夫呢？

少亭 大夫剛纔來過了。據說無妨。

唐夫人 是謝子福郎麼？

少 亭 不白耳德，一個新從德國來的大夫。

唐夫人 默然不語，半晌。
亞男，爸爸呢？

亞 男 在書房裏。

唐夫人 你去問問他——看看他這會兒喉嚨怎樣了？問問他喝不想喝一點鴨湯？

亞 男 他正靠在躺椅上休息呢。

唐夫人 你又不聽我的話了！

少 亭 媽媽叫你去，你就去罷！別鬧得媽媽又生氣！

亞男下。

唐夫人 看起來還是你聽我的話，孩子。你妹妹現在也大了，我的話她不很聽了，如今我只望你了。這幾天衙門裏忙麼？

少 亭 這幾天比較忙一點，平常卻很清閒。我現在幹的實業督辦，這個差事看來好像

很煩瑣似的，其實卻很清閒。

唐夫人 當時謀這個缺分的時候，很費了些週折。因為有人嫌你太年輕。據說現在做官，你沒本事倒不要緊；但是不可不有幾根鬚髯。——後來雖然礙着你爸爸的面子，政府不能不給你這個差事；可是假如沒有你的舅舅在裏面疏通，恐怕也很難成功。

少 亭 當然舅舅爲我的事，很出力的。他近來很忙麼？

唐夫人 唉，孩子，你的舅舅近來豈止忙？這幾天可憐他急得連飯也喫不下了！

少 亭 舅舅爲什麼這樣的着急？

唐夫人 倘這次鬧得不好，日本政府恐怕要撤他的差，命他回國？

少 亭 要撤差回國？

唐夫人 對！他剛纔就是爲這事和我商量。而且，孩子，這事只有你能救他！你不願救他麼？

孩子？

少 亭 當然願意，只要我能够！

唐夫人 那好極了！這里現在一張「契約」，只要你用實業督辦的名義簽個字，你舅舅的公使職就穩固了；同時我們也可以即刻收入三百萬現款！

唐夫人一面說，一面由袋內掏出一張「契約」示少亭，少亭閱後大驚。

少 亭 媽媽，我怎能幹這種事情！

唐夫人 這有什麼不能幹？只要你簽個字，就救了你舅舅的急，安了你媽媽的心，同時又不費力的收入三百萬這種一舉數得的交易，何樂而不爲呢？

少 亭 媽媽！

唐夫人 孩子！

少 亭 無論如何，我是不能簽的！

唐夫人 孩子，我看這事於你只有百益而無一損，你何必不幹呢？我看，孩子，你不要太迂

罷爲人總要見機生變！

少 亭 媽媽！我簽個字倒是容易事；可是四萬萬同胞就因此被我賣了媽媽，您願意人

家罵我賣國賊麼？媽媽，你老人家願意麼？

唐夫人 唉，孩子，你又傻起來了！賣同胞，賣國，豈是你一個人獨創的？何況這件事並不算

賣國？——萬一就算賣國，你也不過沿例罷了！

少 亭 不成！不成！我們唐家素以「清廉」見稱於世，我的祖父從前也是做官，爸爸更

用不着說了——爲國奔走呼號，三十多年。他們都是潔身自好，清廉聞世；難道到我的手

上，就要賣國賣民麼？

唐夫人 「清廉」固然要緊；但是「有恩不報」也不見得就對。爲人終不可忘本！你須

知道：咱們其所以有今天，虧得是誰！你的爸爸幾次亡命脫險，虧得是誰？孩子，你應該放

明白點，仔細想想，就是你不替你舅舅着想，你也應該着父母面上看，簽了這張「契約」！

孩子，媽媽也老了，就請你看媽媽面上，簽個字罷？我做母親的無論怎樣糊塗，決不會讓你上當，孩子！

少亭 媽媽！請不要再說了！無論如何，我是不簽字的！不簽——到死亦不能簽！

唐夫人 哦！原來你想逼死我，對嗎？哦！原來你們父子三人都願我早死，對嗎？好罷！你們既然逼我死，我又何苦活着做你們的「眼中釘」呢！

唐夫人即氣忿忿的向少亭懷中亂撞。

唐夫人 你不簽字，是表明你心目中就沒有我這個老娘，我還有什麼指望活着？

少亭 媽媽不必性急！容我再細細的思索一下，好不好，媽媽？

方順上

方順 太太舅太爺請您聽電話！

唐夫人 用不着思索！簽也罷，不簽也罷，反正老娘命一條！

唐夫人與方順先後下。少亭在室中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坐立不安。忽長歎，忽蹬脚。後細視契約，凝思片刻，決了最後的判斷。正在簽字時，唐亞男上，立於少亭背後探視，大驚，即將契約抓在手中，响不能開口。

亞男
哥哥！

少亭
……

亞男
這是怎麼一回事？

少亭
這……這……？
妹妹？
泣。

唐華亭上。

亞男
爸爸！您看哥哥……

亞男將契約遞給華亭，看過之後，不禁大驚。少亭倒在沙椅上嗚嗚哭泣。

唐華亭
少亭！你是怎麼一回事呀？爲父辛辛苦苦的將你教養成人，指望你趁此山河碎

破的時候，爲國爲民幹點轟轟烈烈的事業。誰知你做官不到一年，就私自把礦山賣給外人；假使你做了二十年的官，你豈不要把中國斷送完了嗎？好沒出息的東西！爲父白白的把你教養成人了！你的祖父以清廉聞世。我雖沒多大的出息；然而三十年來，爲國奔走呼號，幾次亡命海外，爲的是什麼？——殊不知到了你手上，竟幹出這種污辱門楣的事來？！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亞男 假如不是作同胞情分上看，我恨不得把你喫掉！

少亭 爸……爸……這……這實在是黑……黑天的冤……冤枉呀！爸……爸！

亞男 冤枉？這有什麼冤枉？我親眼看見你簽字的！

少亭 妹妹！妹妹！難道你也不信任我麼，妹妹？

唐華亭 亞男！拿盒洋火來！

正要燒「契約」時，唐夫人與田媽同上。唐華亭即忙將契約藏入袋中，唐夫人一把抓住他的長鬚。

唐夫人 你……你交不交給我！你交不交給我！

唐華亭 嚶啾！嚶啾！

唐夫人 交不交給我！你你？

亞男 媽媽！

唐華亭 痛……痛死我了太……太太！

亞男 媽媽！請您鬆手罷！

唐夫人 鬆手——談何容易！除非他乖乖的把契約交給我！

唐華亭 就是你今天把我的鬚鬚完全拉掉了，我也不能給你！

田媽 老爺，您啦就把那張紙交給太太罷？究竟是什麼珍珠寶貝，您啦看得這樣貴重？

給了太太，也不好死外人有什麼好處，還不是落在自己家裏嗎？太太，您啦也請放手罷！

您看老爺臉上已經發白了，太太！

亞男 爸爸！您就把契約交給媽媽罷！

唐夫人 交不交給我！交不交給我！

亞男幫忙華亭從袋內取出契約交給唐夫人。

亞男 媽媽！現在您還要什麼！您還要什麼！

唐夫人鬆了手，將契約細看了放入袋中，冷笑。唐華亭臉色灰白，呼吸極緊。

唐夫人 田媽！叫方順替我預備車到日本公使館！

田媽 您啦喫了飯再去罷，廚子說清燉鴨早已好了！田媽的眼睛只是不住的望着亞男與華亭。

唐夫人 叫你去告訴方順預備車聽見沒有！

田媽 著！

田媽下。洩氣。唐夫人下。唐華亭靠於沙發上。亞男與少亭彼此呆望着。

亞男 不成，這契約決不能讓她帶走！

亞男急下。少亭躊躇片刻，亦下。此時後臺人聲噪雜。再片刻，只聽得嘩啷一聲玻璃墜地聲。田媽驚慌失措的上。

田媽 老……老爺！不好了！真正不好了！小姐和太太打架！玻璃……窗窗……玻璃

璃把太太的眼睛珠打破了！眼睛珠……太太的……傷了……傷了！

唐華亭 呀？這還了得！太太的眼珠撞壞了！抬到醫院裏去！趕快！趕快！醫院裏去！

唐華亭田媽同下。片刻，亞男上，滑倒在地，鬚髮蓬亂，形狀狼狽，雙目發直無光，深呼吸，一邊將「契約」

撕碎，擲入空中，一邊自言自語的說道：「好了！現在好了！媽媽再也不能將這契約拿去了！」說畢，大笑

一聲幕落。

第三幕

時間 與第二幕相隔月餘。

佈景 亞男的寢室。由窗內可以看見花園裏的樹木花草。小圓桌上放着一瓶鮮花。風琴旁邊的書架上放着幾個小玻璃藥水瓶。橫窗是床，對壁懸着一面小小的五色國旗。亞男穿着一件中國布袍，兩目似閉非閉，鬢髮紛亂，半坐半臥於床。窗簾半垂，一線斜陽射在她的灰白的臉上。開幕時，田媽輕輕的引着周芝芳女士上。

周女士 怎麼——這會兒睡着了麼！

田媽 大概剛睡着。讓我喚醒她。

周女士 不必讓她睡一會兒。可憐一個月沒見，就瘦成這種樣子了。真是想不到。田媽，你

們小姐究竟害的什麼病？據說是神經病，對麼？

田媽 這病說起來奇怪：你說她害的瘋病，有時他卻非常清楚，與好人完全沒有分別；你說她不是瘋病呢，可是有時她又非常糊塗，一切行動說話都非常奇怪。

周女士 大夫怎說？

田媽 請了許多大夫來瞧，他們都說不要緊。只要靜心修養，漸漸的就會復原。說小姐受了什麼很大的刺激，所以纔有這種病。現在已經五十多天了，好雖好了點；可是有時還非常不清楚。

周女士 可憐！可憐！你們老爺現在好了麼？

田媽 老爺前天已經起床了，足足吐了三個禮拜的血。少爺也病了幾天，但是現在好了。

周女士 真是可憐！怎麼全家大大小小都弄成這樣的不康健！真是可憐！太太呢？眼睛復

原了麼？

田媽 望了望亞男，然後輕輕的說道。太太？可憐可憐！

周女士 怎麼？

田媽 眼睛……眼睛整個的瞎了！可憐可憐！

周女士 什麼瞎了？

田媽 瞎了！兩隻全瞎了！據說是玻璃刺破了眼珠，所以大夫也沒辦法。可是我們不敢告訴小姐，恐怕加重她的病。唉！真是想不到太太這多年紀還會把雙眼睛弄瞎了！這是誰也想不到。

周女士 現在太太在什麼地方；我想見見她？

田媽 還在醫院裏。據說今天可以回來，我們少爺已經去接了。

亞男 媽媽？媽媽呢？到日本去了麼？

此時亞男突然從牀上跳下來。

田媽 小姐！

周女士 亞男，你還認識我麼？亞男點點頭。你認識我是誰呀？亞男仍是點點頭。周芝芳上前拉着亞

男的手，但她只是兩眼呆望着她。我是誰呀？亞男？

亞男 媽媽？

周女士 呀？

亞男 日本？

周女士 這可了不得了！怎麼一個月不見，連我也不認識了？可憐一個好好的人怎麼瘋

了！田媽，來，還是攙着她上床睡下罷！可憐可憐！

亞男 不。我不要睡。一個多月，腰睡痛了！

周女士 奇怪。這句話確很清楚。可憐，亞男，你的腰睡痛了麼？真是可憐！你認識我麼？亞男？

亞男傻笑。

田 媽 小姐！怎麼連周小姐也不認識了麼？

亞 男 啊？你是芝芳姐姐麼？

周女士 對亞男！

亞 男 芝芳姐，你怎麼這久不來看我？人家都說我瘋了，其實我何曾瘋了？難道你也說

我瘋了麼，芝芳姐！

周女士 不亞男！我知道你不會瘋的。我今天特來看你。同學們都很記念你。

亞 男 呀！你又在騙我！芝芳姐！她們最恨我，我知道！她們罵我日本化，罵我是亡國奴！呀！

芝芳姐！這實在冤枉！我有我的苦處。她們不知道，芝芳姐，你是知道的。

周女士 亞男，我深知你的苦處。你是一個愛國的志士。

亞 男 芝芳姐！你錯了！你錯了！我是一個大大不孝的女兒！殺了我的媽媽！我！我！我！打

死的嘩啣一聲！我大大不孝！不孝！芝芳姐！

亞男說畢，伏在周女士肩膀上放聲大哭。周女士與田媽慢慢扶着亞男上牀睡下。

周女士 輕輕的。嚶呀！田媽！你們小姐的病真是不輕呀！爲什麼不送她到醫院裏去呢？

田媽 可不是嗎？據大夫說，這病不宜於住醫院。再者北平也沒有好醫院。

周女士 這話也對。家裏有親人看護，比在醫院裏趁心得多。你們老爺精神好的時候，也常過來和小姐談談麼？

田媽 來。天天來，只要他自己精神好點。看來這家裏最痛小姐的，要算我們老爺了！今天不知怎麼，老爺到這會兒還沒起來。不要又是病了罷？周小姐，請您啦在這兒坐一會兒，我想上前廳去，看看我們老爺起來了沒？

周女士 田媽，你請便罷。我亦要走了。好讓你們小姐靜靜的睡一會兒。現在好像睡着了。她醒來，請代告訴她：我明早再來看她。

田媽 這就對不住了！連茶也沒喝！

周女士 別客氣，田媽！倘是太太今天回來了，請代我問好。

田媽 一定說到！周小姐！

兩人談着同下。靜。亞男輾轉數次，忽然起牀，對鏡呆立。換日本衣。大笑。說道：『好了！好了！媽媽一定歡喜。

……歡喜我穿日本裝！哈哈，哈哈！』又坐於沙發椅，先默然，繼大怒。將日本衣脫下，擲於地，仍舊穿上中國服。照鏡笑。

亞男 這纔對了！這纔對了！哈哈，哈哈！

唐華亭上。

唐華亭 你爲什麼又爬起來，亞男？還是睡下罷！

亞男 你把我的媽媽放到那裏去了？

唐華亭 亞男，媽媽快回了。你放明白點罷，亞男。

亞男 我很明白。我很明白。你們以爲我瘋了，對嗎？搶來了！我從媽媽手裏搶來了！撕了！

撕得粉碎了？嘩啞一聲倒下來了！可憐媽媽的眼睛！這確不能怪我！這確不能怪我！泣。

唐華亭 寶貝！別記着這些事罷！媽媽已經好了一會兒就要回來了！

亞男 趕快把媽媽交給我！『交不交給我？交不交給我？』

亞男一邊大哭大嚷，一邊用力抓住華亭的長鬚在室內亂跑，正如唐夫人在第二幕所爲。

唐華亭 呀！亞男！怎麼你也拉住爲父的鬚鬚來了！快……快放手！快放手！爲父痛得很！痛得很！

亞男 『交不交給我？』『交不交給我？』

唐華亭 快放手罷，亞男！我……我痛極了！

亞男 『交不交給我？』『交不交給我？』

田媽上。

田媽 老爺小姐大喜太太回公館了！

唐華亭 快放手！快放手！媽媽回了！媽媽回了！接媽媽去！

唐少亭攙着唐夫人上。她的雙眼全瞎。亞男一見大驚，急忙鬆了華亭，躲在一旁呆呆的望着唐夫人。

唐夫人 少亭，你爸爸在那裏？

唐華亭 在……在這……這兒！

唐氏夫婦攜手。

唐夫人 華亭，我現在看不見你了。

唐華亭 秋子，這都是我的罪惡！你能原諒我麼，秋子太太？

唐夫人 華亭，這不能怪你！不能怪別人，只怪我自己不好。到現在我悔了，悔極了！悔當初

不該和你噪噪鬧鬧！我悔極了！到現在泣。

唐華亭 秋子！秋子！我……我真對不住你。我想我們此後到海邊或幽谷中去度此殘年，

最好不要問國家大事！孩子們也大了，他們兄妹都有了獨立的能力。

唐夫人 我也是這樣想。但是——我想回日本去。那裏的風景好。你願意送我去麼？孩子

們用不着去——雖然我捨不得他們！不！我要帶他們去，因為他們是我的寶貝！

唐華亭 太太！我可以陪你去！但是讓孩子們自由。因為他們有他們的前途。可憐！亞男到

現在還沒有清楚，還是瘋瘋顛顛的。

唐夫人 怎麼沒見亞男。亞男在那裏？

唐華亭 亞男，快來見你媽媽！你天天記念的媽媽現在回來了！來！放明白點纔好。

唐夫人 亞男！寶貝！在那裏！來到媽媽懷裏來！

唐華亭扶着亞男到唐夫人懷裏。亞男先只是默然望母，繼則放聲大哭。

唐夫人 寶貝！寶貝！

亞男 媽……媽……媽……媽……

唐夫人 寶貝！可憐的寶貝！別……別哭了罷！

亞 男 媽媽！媽媽！

唐夫人 寶貝！亞男！

亞 男 您的眼睛瞎了麼，媽媽？

唐夫人 真瞎了！寶貝！

亞 男 是怎樣瞎的，媽媽？

唐夫人 你別問了罷，寶貝！

亞 男 媽媽還能看見麼？

唐夫人 不能。但是媽媽能摸。讓我摸摸，寶貝，你今天穿的什麼衣服？摸。中國衣服，對不對？

亞 男 對！對！中國衣服！中國衣服！媽媽的眼睛並沒瞎？不錯！是中國衣服！媽媽的眼睛

並沒瞎！哈哈，哈哈！

亞男一邊說，一邊在房內大笑大跳。

唐華亭

亞男！亞男！

唐夫人
來！

亞男你真瘋了麼？可憐！可憐！寶貝！來，到媽媽懷裏來！在那裏，寶貝！來，到媽媽懷裏

唐夫人作擁抱狀，幕落。

——全劇完——

洋狀元

全劇登場人物：

楊長元博士 卽洋狀元。

楊父 矮且胖，短短的鬚鬚。

楊母 鄉下老太婆。

楊百萬 富紳，身材短小，蓄長鬚。

其妾 鄉下女子。

大傻子 楊僕。

天不怕 土匪頭。

天不怕的部下數人

鄉愚甲、乙、丙、丁……

時代

現在

地點

中國內部的一個小村莊

第一幕

佈景 帶賣茶酒點心的豆腐店。全店分裏外兩間，裏爲廚房磨室，外爲營業處。

遍壁貼着不是紅紙寫的「財」字，便是「福」字；：：：靠中壁貼着一幅「青天」

幕劉伶醉明月三杯李白歌」的對聯。開幕時，楊父正在磨豆腐，楊母正在打掃桌凳。

楊父 停住磨子，咳嗽。

楊母 老老，歇歇罷。

楊父 用不着。

楊母 我怕你的胳膊酸了。

楊父 我的胳膊已成鐵了。這是三十年來練出來的勁。唉，想不到長兒今年已經三十

歲了。他是和我這只磨子同年的。真快！真快！已經三十年了！這只磨子差不多日夜總是跟着我，可是我那長兒一去十三年杳無音信，真是急死我倆老了！人家都說他已經在外國中了「洋狀元」，討了洋老婆，如今不願回來見我倆老，難道我的兒會這樣沒有天良麼？

楊 母 老老，別氣罷。長兒一定會回來的。我相信我的寶貝一定會回來的。你沒聽見大傻子說，有人已經看見長兒到了上海麼？聽說他中了洋狀元，做了洋官，不久就要接我倆老去享福呢。

楊 父 別信他們這些騙人的話罷！不是有人說長兒初一准到家麼？今天已經初八了！人呢？哼！說這些話的人都是尋我倆老開心的！

鄉愚甲乙上。

甲 這一定是殺得鷄犬不留，人頭遍地的！

乙 有這麼兇麼？這還了得！

甲 趕快！趕快！來兩碗酒！

楊母 熱酒還是涼酒？

乙 我們幾時喝過熱酒？涼酒！涼酒！

甲 趕快！趕快！

楊母 端上兩碗酒。

楊母 兩位今天爲什麼這樣急？

甲 土匪來了，怎能不急？

楊母 土匪來了？來了多少人馬？

甲 聽說好幾百人馬！並且人人都有洋鎗！聽說這洋鎗也非常厲害，一鎗可以打死

兩百多人！

楊 母 這麼厲害麼？土匪現在甚麼地方？

乙 據說離這兒只有三十里。今天早晨，百萬爺接着土匪頭天不怕一封信，限他兩

天在本村湊出兩萬塊錢來；否則開鎗就殺，殺得雞犬不留！你看，這天不怕厲害不厲害？

楊 母 百萬爺答允了麼？

甲 百萬爺急壞了。他說他雖是本村的首富，可是一口氣亦難湊出兩萬元。聽說他

想逃走！

楊 母 逃走？

甲 他非逃不可，否則必大吃虧。天不怕他所以要上僭們這兒來的，都是因為聽說

百萬爺家有百萬家財。

楊 母 百萬爺逃了，不歸我們遭殃麼？

甲 遭殃？恐怕性命亦難保！

楊 父 我倒要問天不怕爲什麼這麼厲害？他究竟怕什麼人？

乙 什麼人他不怕！聽說只怕洋鬼子？祇要一聽見洋鬼子的名字，他的寒毛骨就戰起來了！

甲乙喝完酒正欲下時，大傻子笑嘻嘻的跑上。

大傻子 趕快……趕快……福大爺，別……別磨豆腐了！快去——快去——快去接洋

狀元！您的長兒中了洋狀元回來了！快去迎接罷！福……福大爺！

楊 父 仍是磨豆腐，無動聲色……

大傻子 福大爺！您老聽見了沒？我是特來替您老報喜信的！您的長兒中了洋狀元回來

了，您老知道麼？

楊 父 大傻子，請你再別尋我倆老開心了罷！你已經騙了我們好幾次了，何必天天尋我們開心呢？要喝酒，你就坐下；不然就替我滾出去！

大傻子 這次的的確確是真的！我是百萬爺叫我來請您的！難道我們百萬爺還會和您開玩笑麼？

甲 這……這大概是真的！

楊 母 的確是百萬爺叫你來的麼，大傻子？

大傻子 對！是他老使我來的！百萬爺聽到長兒中了洋狀元回了，歡喜得什麼似的！

乙 爲什麼？

大傻子 哈哈。因爲天不怕最怕洋鬼子，我們這兒沒洋鬼子，卻有一個洋狀元，聽說這樣亦足夠嚇住天不怕了！所以百萬爺非常歡喜，聽到洋狀元回了去去快去迎接洋狀元

罷！一邊說，一邊拉着楊父下。

楊 父 大傻子！請你別尋我開心罷！

大傻子急急忙忙的拉着楊父下。甲乙與楊母均望門外注視，遠遠的聽到人聲哄哄。

甲 來了！來了！真的洋狀元來了！許多人護着他向這邊來了！

乙 那個！那個！怎麼我沒瞧見！

甲 就是那個！你看，中間的那個！很像洋鬼子的那個！瞧見了沒有？

乙 對了！對了！中間的那個！一定是洋狀元！你看，你看他的帽子多麼高啊！

楊母 嚇！怎麼我沒瞧見？是中間那個黑漆團麼？

甲 對對！已經來了！已經來了！快拿鞭炮出去放罷！快拿鞭炮來！

哄哄的人聲愈逼愈近，楊母慌慌張張的取了一掛鞭炮給甲乙，他們拿着跑出去了。楊母仍是張開嘴望外笑着。

楊母 呵，阿彌陀佛！謝天謝地！今天我倆總算伸頭了！長兒中了洋狀元，享不盡的榮華

富貴！用不盡的金銀財寶！阿彌陀佛！謝天謝地！我倆老這輩子總算伸頭了！

爆竹一聲，大家歡喜一擁而進。洋狀元身穿西服，頭戴大禮帽，足蹬洋皮鞋，手執文明棍，口含呂宋烟，鼻

架玳瑁眼鏡，前呼後擁，神氣十足的走進來。此時楊父楊母反倒覺得躑躅手足，畏首畏尾的不敢上前迎認。

洋狀元 呀？那位是我的母親老同胞？是這位老太婆麼？
裏縮。 走過去與楊母握手，嚇得楊母的手只是在
胞呢？ 呀！老同胞！咱們多年不見了！本狀元差不多不認識你了！怎麼不見我的父親老同

楊母

.....

洋狀元 本狀元問你的話怎麼不開口呀？

楊母 你問的是你的爸爸麼？

洋狀元 對！我的父親老同胞！

楊母 老老，過來，過來見見你日夜思念的長兒！

洋狀元 你們這些東西怎麼這樣不懂規矩？爲什麼現在還稱我爲長兒？

楊母

.....

楊母

你是我的兒子，我當然叫你長兒。難道你叫我稱你爲狀元老爺麼？

洋狀元

當然。洋狀元或稱我爲「躲格特」(Doctor)，躲格特譯成中國話，就是「洋

狀元。

所以你們不管何人，一律應該稱我爲洋狀元；否則送到衙門裏去，打屁股三百

板！

衆

對對！我們以後都稱他爲洋狀元！

楊父

洋……洋狀……狀元你……你……你還認識我……我麼？

洋狀元

你這個老頭兒麼？面熟，非常面熟啊！對了！對了！你就是我的父親老同胞！
走過去握

手啊，咱們多年沒見了！你好麼，父親老同胞？

楊父

請問「老同胞」三字怎麼講？

洋狀元

轉向衆鄉愚：你們知道麼？

鄉 衆 不 知 道！

洋狀元 你們真是非裏的蛤蟆沒見過天，你們都是鄉下人，這亦難怪。你們細細聽着罷：「同胞」就是「同胞」的意思。「老同胞」亦不過是「老同胞」的意思。這有什麼難懂呢？我們外國是一律平等的。沒有什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的分別。大家都是同胞。你是我的同胞，她亦是我的同胞，大家都是我的同胞！這有什麼深奧難懂呢？

甲 洋狀元大人！請問：聽說洋鬼子的脚是直的，不能轉灣的，所以他們只要一跌倒，就爬不起來。這話是真是假？

洋狀元 哈哈。這話完全靠不住。你們只要看我的脚就知道。你瞧，要灣就灣，要直就直，完全可以運用自如。

甲 我們看您很像外國洋鬼子。

大傻子 天不怕最怕洋鬼子。現在好了！現在好了！現在我們有洋狀元了。

洋狀元 天不怕是什麼東西？

大傻子 土匪頭他打算明天來搶咱們這兒！您老今天回來得湊巧！有了您老在這兒，他

一定不敢來的！

洋狀元 諸事有我有本狀元擔保！漫說天不怕就是天不怕的老子，我也不怕！請你們大

家放心得了！

甲 天不怕有洋鎗呢！

洋狀元 洋鎗？我的比他的更厲害！這就是我的洋鎗。這是美國大總統送給我的。一邊說，一

邊山袋內取出一枝「自來水筆」示衆。

這叫着「自來電鎗」極厲害，只要我一揭開，這裏面

就發出萬道電針！漫說人撞着要成肉餅，就是千山萬嶺，亦能削得坦平！

衆 喔！

大傻子 噯！你的媽！這小玩意兒這麼厲害麼？哈哈！難怪我們的百萬爺要親自來拜見

洋大人呢！

洋狀元 誰是你的百萬爺？

大傻子 您老還不知道百萬爺麼？……他就是我……我的老爺。他是咱們這莊裏的土財主，家有百萬之富，他的外號叫着楊百萬。所以我們大家都稱他老爲百萬爺。他極不容易出來拜客的，常常是客人去拜他。今天對您老，他是特別賞臉，因爲您老是洋……

……洋狀元哈哈！哈哈！

洋狀元 難怪天不怕要來搶他。

大傻子 因爲我們老爺怕天不怕，所以特來請洋狀元保駕。

楊百萬上。

大傻子 讓開！讓開！我們老爺來了！

百萬 這……這位就是今天剛回來的洋大人麼！

洋狀元 對。洋狀元就是我。

百 萬 久仰！久仰！冒昧得很，請受老生一拜。深深的向洋狀元作了一個揖。

洋狀元 你的名字是楊百萬麼？

百 萬 對對。老生楊百萬。狀元今天是騎馬到的，還是乘轎到的？

洋狀元 騎「自由車」來的。

百 萬 「自由車」

洋狀元 「擺十刻兒。」

百 萬 今天的天氣真是湊人緣！

洋狀元 不壞！

百 萬 近幾年來，咱們中國總是年荒世亂。不是這裏水災旱災，就是那裏兵災匪災！

是不成世界！

洋狀元 請你別說了。你的來意我早知道了。請放心。一切有我。有本狀元在此，天不怕，地不敢來。我可以保護你的生命財產，及本村諸同胞的性命。但不知你們用什麼報答我？

百萬 我可以暫接您，倘若您不嫌棄，到敝公館去居住。您的老太爺和老太太可以同去。我那兒有花園、魚池、假山等等，可以任狀元遊耍。有大花廳、書室，可以爲狀元起居之所。花園後面有兩間空屋子，可以安置您的老太爺及老太太。

大傻子

輕輕的向楊父母。

聽見沒？你們從此後就要享福了。真是「一人得福，牽連滿屋。」

請您倆趕快拾掇拾掇，咱們一塊兒走罷。

楊 父

走？上那兒？

百 萬

上我公館裏去住。

楊 父

我……我那有這種福氣！我是不去的。我沒空去我……我要磨……磨豆腐磨

豆腐！

楊母 我亦情願跟着老老在家磨豆腐。

百萬 從此後你倆老不必磨豆腐，可以享福了！可憐你們終年勞苦，現在兒子在外國中了狀元回來，亦應該享享福！

洋狀元由袋內取出一枝呂宋烟，轉向其父索火。

洋狀元 老同胞，找盒洋火來！本狀元要抽煙了！

楊父順手從桌上遞了一盒洋火給洋狀元，但洋狀元示意令其擦燃。

洋狀元 怎麼活到這多年紀，一點規矩不懂？

楊父 ……………

楊母 長兒！

百萬 向衆 此後我們大家可以過太平日子了！天不怕雖厲害，我想他決不敢到我們這「楊家莊」來。我們的生命財產全付託洋狀元身上。洋狀元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

我們不可不好好的孝敬他。你們大家有什麼東西可以孝敬洋狀元的，請趕早送到我的公館裏去。

甲 洋狀元，我願意孝敬您一頭大水牛，因為我有三頭又胖又肥的大水牛。

乙 我願意孝敬您老，洋狀元，五十個老鷄婆下的新鮮鷄子。

丙 我願意孝敬您老一罇老酒。這罇酒是我的媽媽留給我討老婆的。

丁 洋狀元，我窮得很。我沒什麼貴重東西孝敬你老人家。我本來亦有兩頭人高的水牛，可惜去年發瘟死了！真是可惜！

百 萬 你乾脆說你想孝敬什麼東西就得了！用不着嚕裏嚕囉！

丁 我有一個舅爺……

百 萬 難道你把你的舅爺子孝敬給洋狀元麼，糊塗東西？

丁 不是！不是！我說……我說我的舅爺有只洋狗……

洋狀元 什麼！你有一只洋狗？

丁 我沒……我沒……我說我舅爺在上海……

百 萬 你這東西究竟是說話？還是胡謔？東拉西扯的扯不清楚呀！大傻子，把他拉出去！免得他在洋狀元面前胡說八道的！

洋狀元 不妨讓他說完。你的舅爺在上海幹嗎呢？

丁 替人做廚子。他的東家很有錢。到過一次什麼國——大概是外國。聽說我們這兒白天，他們那兒就是夜晚……

洋狀元 你的舅爺的東家出洋，買了一匹洋狗回來？對不對？

丁 不。他出洋的時候帶了一匹狗同去，後來又帶回來了。所以後來人家都叫那匹狗爲「洋狗」，因爲牠是出過洋的。而且還會說幾句洋話。那知他那東家回國來，不上三年，就一命「哀哉」了！

洋狀元

死了？

丁

死了。

洋狀元

狗呢？

丁

沒死。我的舅爺帶牠到鄉下來了。我們這些鄉下人沒見過世面，聽說洋狗子來

了，大家一起擠到我的舅爺家裏去見「洋狗」

洋狀元

現在這匹出過洋的狗子還在你的舅爺家裏麼？

丁

在。我想明天到舅爺家裏要來孝敬您老。因為您老是洋狀元，再配上一匹洋

狗，豈不成了很好的一對麼？

洋狀元

這好極了。我最歡喜洋狗。我們在外國出去散步的時候，時常帶着一匹很好看

的洋狗。明天務須把洋狗帶來給我！

丁

一定！明天天一亮我就去！

楊母 長兒，你餓了罷？

洋狀元 早已教你們不要叫我「長兒」，你們偏偏不聽！

楊母 洋……洋狀元！洋狀元！老娘老糊塗了！你！你！你餓了麼？我們去作飯給你吃罷？

洋狀元 這地方我能吃下飯麼？

百萬 最好上我公館裏去吃罷？

楊母 不必！百萬爺，他今天剛回來，我們倆老歡喜極了，打算把那隻老鷄殺了給他接風；想請您老作陪，不知您老肯不肯賞臉，百萬爺？

百萬 這很好。洋狀元今日剛回來，照理應該在家裏陪着父母吃飯，談談家常。可憐自從洋狀元到外國去後，您的兩位老人家朝朝暮暮盼望您回來。好容易您今天回來了——中了洋狀元回來了！難怪他們歡喜，要殺一只多年捨不得吃的老母鷄替狀元接

風。這真難得！哈哈！哈哈！就是老生今日亦叨光！哈哈！哈哈！

楊 母 百萬爺，您老這話真講得對！正是我倆老心中的話。這好極了，既是您老亦肯賞臉！我想我們去作飯了，請您老和長兒就在這兒隨便談談罷。轉向楊父。老老，來，你先把院子裏那只老母鷄殺了罷！讓我先煮飯。楊父無回聲，仍是呆站着。我說，老老，你怎麼啦？今天兒子從外國回來，你應該歡喜歡喜才是來罷，老老？

楊 父 好罷！

百 萬 向衆鄉愚。你們亦應該回去吃飯了！吃了飯再來看罷。

衆鄉愚下。楊父母入廚房。

百 萬 大傻子，你趕快回去告訴二太太，說我在洋狀元家裏吃飯，請她別候我。聽清楚了沒？

大傻子 著是告訴太太，還是二太太？

百萬 當然二太太，混帳東西！耳朵聾了麼？還不快滾！

大傻子 著！

大傻子下。

百萬 我說，洋狀元，像用着這樣蠢底下人，簡直沒辦法！您們外國的底下人好麼？

洋狀元 不壞不壞，外國的底下人確是不壞……這個……嘿嘿……百萬同胞有幾位

夫人？

百萬 僅僅兩位小妾？

洋狀元 僅僅兩位？

百萬 對。

洋狀元 嘿嘿……僅僅兩位……這實在儉省得很。我們在外國，差不多每天有一位太

太陪着。但是今天是我的太太，明天卻變成別人的老婆了！所以轉來轉去，輪到我名下

每天總有一位太太！

百 萬 呀？這話怎講？我不明白。煩洋狀元講一講外國的風俗人情，我倒很願意聽聽？

洋狀元 叫我講起來，就是三天三夜亦講不完。真是一言難盡。倒不如你隨便問，我隨口答。

百 萬 這亦好。請問外國人既是這麼厲害，他的國粹究竟是什麼？

洋狀元 菠菜？我們外國沒有菠菜。我在那邊十三年，從來沒吃過菠菜；可是芹菜、大蒜、葱、芥菜、白菜、蘿蔔，樣樣都有，就是沒有菠菜……

百 萬 洋狀元，哈哈！我說的是國粹，並非菠菜！哈哈！……

洋狀元 You mean 鍋鏟？ No！我們外國炒菜不用鍋鏟，吃飯亦不用筷子。

百 萬 我問的亦不是鍋鏟。是國粹！

洋狀元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What you mean！你說的是棺材——死人睡的棺

材對不對？

百 萬 我說的是國粹。「國」者國家之國也，「粹」者文粹之粹也；夫國粹者，一國之文化也。吾中華立國四千餘年，爲文化先進之邦。「三綱五常」皆我國之文化也。

洋狀元 哦！我知道了！文化這個東西，就是一國的文化的意思。

百 萬 這才對了。文化者，一國之文化也。那麼請問外國的文化究竟是什麼呢？

洋狀元 那可多着呢——就是三年亦說不完。簡單說來：高洋樓、汽車、火車、輪船、電報、電話、槍礮子彈、地道、洋毛房……這都是外國的文化。我說的這些東西，你全知道麼？

百 萬 有些聽見過，但都沒見過。正合了咱們鄉下人的一句俗話：「雖沒吃過豬肉，可

是亦聽過豬叫。」哈哈！哈哈！……不過請問何謂「地道」？

洋狀元 「地道」就是 subway。Subway 就是地底下的一種道路。因爲我們外國人口繁雜，房屋時常不够居住，所以不得不開地道——在地底下建築房子。

百 萬 在地底下建築房子？

洋狀元 當然！這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在我們外國，無論那個城裏都有地道。地道裏都可以走火車。

百 萬 這還了得，地道裏走火車？真厲害！真厲害！他們外國人！

洋狀元 我們外國的房子有三百層。

百 萬 呀！那有這高的房子？洋狀元！請您啦別騙我們鄉下人罷！

洋狀元 你以為三百層樓的房子就算高麼？No! not at all! 最高的房子可以通到

天宮去！

百 萬 呀！洋狀元！請您啦別和我們鄉下人開玩笑罷！這還了得！那有這麼高的房子？

洋狀元 我騙你幹嗎？你們真是百分之百的鄉下人。大驚小怪的！本狀元不但見過通天

達地的房子，而且親自到過天宮！

百 萬 呀？洋狀元！您啦到過天宮？

洋狀元 這有什麼稀奇？

百 萬 您啦爬了多少年——才爬到天宮？

洋狀元 坐電梯，不到五分鐘就到天宮。一到天宮，就有宮女出來歡迎。因為我是洋狀元，所以不管在天上人間，處處都受熱烈的歡迎。

百 萬 您真是孫猴子復活了！洋狀元真是孫悟空了！難怪天不怕一聽着您到了，就嚇軟了腳！

洋狀元 他雖是天不怕。卻不能不怕本狀元！漫說別的，只要我拿出這枝「自來電鎗」來，就足以把他嚇死！

百 萬 自然！自然！——自然！這是自然的洋狀元，您啦那枝「自來電鎗」，可否讓我見識見識？

洋狀元 可以。但是你決不可動手，非常危險！ You see? 一邊說，一邊取出一枝「自來水筆」示

楊你看這玩意兒雖小小的，卻是非常厲害！只要我把這頭上一揭開，裏面就瀉出萬道金針，I mean 電針，不但可以殺人斬獸，而且可以穿山徹海！

百 萬 這小玩意兒有這樣厲害麼？我倒不信。讓我來使使看？

洋狀元 我問你：你要不要腦袋？假若不要你的腦袋，你可以拿去試試，來！我給你！你拿去！只要你不怕死？

百 萬 請洋狀元別生氣。我剛才不過是開玩笑罷了，您啦居然認真了，我那敢動手哈

哈哈！……

洋狀元 你們這些「鄉下老」真是可惡！

百 萬 哈哈！哈哈！……

楊父母忙着將飯搬上桌。

楊母 兩位請先喝酒罷！

百萬 好好！今天可忙壞你兩老了！

楊母 這倒沒什麼？不過今天您老肯到我們這種窮人家來吃飯，真是賞光不少。

百萬 這是那裏話！狀元，洋狀元，來您啦！請上坐。我先敬您一杯。

洋狀元走到桌邊，將菜饌細看，忽然大怒。

洋狀元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這簡直是污辱本狀元的人格！豈有此理！

百萬 怎麼啦？洋狀元！怎麼啦？洋狀元！有什麼菜不合尊意麼？

洋狀元 把這兩個老東西叫來！這那像洋狀元吃的菜飯？我們的洋豬洋狗吃的，都要比

這好得多！

洋狀元一時氣忿，將滿桌的杯碗，震盪一聲，翻倒在地。楊父母駭得只是發抖。

楊母 寶貝！這是怎麼一回事？你……你要知道我們兩老是你的親生父母，並不是你

的兒女！好沒良心的東西！——一邊說罷，一邊放聲大哭。

洋狀元 你們是我的父母？我就不知道什麼叫着父母！

楊父 我……我把你……你這……你這忘恩負義的畜生禽獸！沒天良的禽獸！

楊母 哭 百萬爺這……這是我倆老整天整夜惦着的長兒！喔……喔……喔……

百萬 請你兩位不必傷心。大概洋狀元這會兒糊塗了，一時忘形了。容我慢慢的開導他！
轉向洋狀元。洋狀元，請你別見怪！你這種行爲確是不對！對待別人不要緊，可是於自己

的親生父母，卻大大的不該！

洋狀元 我們外國是一律平等！不管什麼人！

百萬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

洋狀元 Rank! That's all!

百萬 難道外國人不講「孝」麼？

洋狀元 孝？ Nonsense! That's all! 父母生兒女的時候，亦不過是想滿足他們的性

慾罷了！

百萬 呀！這話怎講？我倒不懂！

大傻子急忙跑上。

大傻子 老爺！不好了！不好了！天不怕離咱們這兒只有五里！太太請您趕快和洋狀元回去！太太着急得很！

百萬 天不怕離咱們這兒只有五里？這還了得！

一時衆鄉愚擁了進來，跪在洋狀元面前。

鄉衆 洋狀元！請您做好事！積德！打救我們！天不怕已經來了！離此只有五里！聽說他有洋鎗！一上這兒，他就要大姦大搶！反抗的，他就用洋鎗射死。請您着楊家祖宗面上看，打救我們罷！

百 萬 好！你們都起來。到我家裏去避難。洋狀元已經答允到我公館裏去保護！

衆 謝謝百萬爺的恩典！亦謝謝您啦，洋狀元！

洋狀元 向丁。你不是說你舅爺家裏有匹洋狗麼？我明天就要聽見沒？

丁 著！明天天一亮我就去！

洋狀元 向百萬。你家裏有些什麼人？

百 萬 沒什麼人，清閒得很。狀元住在我那裏，一定很安靜，我敢擔保！

洋狀元 有多少女人？

百 萬 女人，

洋狀元 多少女人！

百 萬 女人沒——沒！

洋狀元 你沒有太太麼？

百萬 太太有的。有一位。

洋狀元 你先不是說，你還有一個小老婆麼？

百萬 是的！哈哈！……咱們走罷！……轉楊父母。你們兩老一同去罷！

楊父 我們不去！我們不怕死！我們寧可叫天不怕打！死！用不着洋……洋狀元用不着！用不着那沒天良的畜生！

洋狀元 走走！咱們走！不用管他們！由這兩個老東西死亦好，活亦好！

百萬 大傻子！前面帶路！

大傻子 著！

大家擁着洋狀元下。楊母放聲大哭。

楊母 天啊！

楊父擺了擺頭，用衫袖拭了拭眼淚，長歎了一聲。

楊
父

老老，別哭了罷！來來！咱們還是來磨咱們的豆腐罷！
唉！

第二幕

佈景 楊百萬的大花廳。房屋高大。陳設精緻。

開幕時，洋狀元緊緊握着楊百萬的姨太太的手，眉開眼笑。

姨太太 請您饒了我罷，洋狀元！這並不是你們外國！倘被人碰見了，就要我的命！

洋狀元 不要緊！不要緊！這握握手，算不了什麼！有洋狀元在這兒，天大的事情不要緊！哈

哈！真怪，你爲什麼嫁給這樣一個老東西做姨太太？倘若你嫁給我，是多麼好啊——年

紀很輕，且非常漂亮，又是洋狀元。你看這是多麼美滿的一對佳人才子？你愛我麼？Dar-

ling? My sweet darling!

姨太太 饒了我罷——請——請饒了我罷！你再不讓我走！我就要惱了，我定要惱了！

洋狀元 我真愛你！ Darling？ 我真愛你！ Darling？ 我帶你到外國去看世界好不好？

我帶你去遊天宮好不好？ Oh！ You are so charming！ Oh！ You are so beautiful！

Oh！ dear！

姨太太 你再不放手，我就要嚷了！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分！你是洋狀元！洋狀元的身分是何等的高貴！

洋狀元 你既是知道洋狀元的身分高貴，你就應該嫁給我？

姨太太 表示一種欲脫身的媚笑。好好！我嫁給你！咱們以後再談罷！放手！放手！快放手！有……

有人來了！你聽……你聽脚步響……讓我走罷，我的好洋狀元？

洋狀元 親一親我的嘴！我就讓你走！

姨太太 你別胡說了！我看你這人一定有神經病！不然，何至這樣發狂！我又不認識你！爲

什麼這樣胡纏着我？你再鬧，我就嚷了！把我的老爺嚷來了，你亦沒好處！

洋狀元 你嚷！我不怕！你的老爺最怕我！他和你的性命都在我的巴掌心裏！

姨太太 來了！來了！再真有人來了！

姨太太剛撇開洋狀元時，大傻子上，並連咳嗽聲。

大傻子 太太！老爺在東廳裏請您啦！

姨太太 洋狀元，請您別客氣。想吃什麼，用什麼，就請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們。咱們都是自

己人，犯不着客氣。轉向大傻子。大傻子，你應該好好的侍奉洋狀元。倘有半點差錯，我就告

訴老爺，打斷你的骨頭！

大傻子 著！

姨太太一笑而下。洋狀元凝望着。

洋狀元 My darling! My sweet darling! 給我一個 kiss! 作擁抱狀 My darling!

My darling! 轉向大傻子。 Isn't she charming?

大傻子 哈哈……洋狀元，請您別和我們鄉下人說洋話罷。我們又不懂！這實在糟蹋了！

我聽着只是「話拉滑拉」的！

洋狀元 真是「對牛彈琴」！

大傻子 您啦要彈琴？我們這兒有胡琴？

洋狀元 別胡說八道的！當着本狀元，一點規矩沒有？這還成體統？替我放小心點！

大傻子 著著著！

洋狀元取出一枝呂宋烟含在嘴裏，兩眼釘着大傻子，意欲命其燃火。

洋狀元 你……你真是你媽的……你真是你媽的傻東西！狀元要抽煙，你還不趕快拿

火來？你媽的真鈍！

大傻子 我並不知道您啦口裏含的是煙。我以為這是您啦從外國帶來的黑甘蔗。一邊

說，一邊替洋狀元擦火。

洋狀元 我教你去幹的事情，你幹好了沒？

大傻子 回狀元的話：我一清早起來就去了。當我進門的時候，他們正在磨豆腐。我就把

狀元的意思一五一十的告訴他們了。老太太氣極了，連忙說：『我猶如這個兒子死了！』
一邊罵，一邊哭，真是傷心，真是可憐！把我亦引得哭起來了！唉！真是可憐！洋狀元！

洋狀元 我的「鬍子」說了什麼麼？

大傻子 老太爺麼？他老沒開口。他老只是專心專意的磨豆腐。

洋狀元 這兩個老東西真是可惡極了！我的「人」已給他們丟完了！我巴不得放把火，
燒掉他們那只店子！真是丟人！

大傻子 狀元不應該這樣狠心。他們總是您的父母！小的這話本不該說的！不過小的實
在看不過眼！

洋狀元 放你媽的屁！你看不過眼？你是你媽的什麼臭東西！

楊百萬手中拿着一封信上。

百 萬 洋狀元！洋狀元！你老又是爲什麼生氣？轉向大傻子。大概又是你這傻傢伙得罪了

洋狀元？混帳東西！早就對你說過：這屋裏什麼人都可以得罪；但千萬別得罪了洋狀元！你這不懂世故的東西，偏偏不聽老子的話，偏偏不替老子顧面子，滾出去！你替老子滾出去！老子有了錢，還雇不着人嗎？哼！

大傻子 作哭泣狀。老……老爺……老爺小的下次決不敢！就是這次，亦不是小的故意生

事：只因洋狀元老爺叫小的去……去放……放火……

百 萬 放火上那兒放火？

大傻子 上狀元家裏。您想，這放火是要遭天雷打的，是傷陰德的，小的怎敢去幹？加之他們兩位老人家很和氣，待我亦非常的好；我有時渴了口上他們那兒去，不是茶，就是酒！現在我怎能幹這種忘恩負義的事？

百 萬 洋狀元，請您啦別氣，千看萬看着我臉上看您啦是遍遊天下的，當然不至把這點瑣事存在心裏。不過，嘿，您叫大傻子去放火燒死您的兩老，這事未免欠斟酌他們無論那樣不好，終是您的親生父母。

大傻子 對老爺您啦這話對小的亦是這樣說——人總應該有天良！

百 萬 你這東西還在胡謔？還不趕快跪下向洋狀元陪個「不是」！

大傻子 著！一邊跪下，一邊說。洋狀元請莫怪小的，小的年輕，不懂事，冒犯了狀元爺，請爺開恩，別見怪！小的下次不敢現在小的替爺請安！

洋狀元 百萬同胞，這完全是一點誤會。我並不是使他去燒死我的兩老，我的原意是叫他去燒掉他們的磨房！

百 萬 您爲什麼一定要燒掉他們的磨房？

洋狀元 因爲我嫌他們太丟我的人！您想，我現在雖是一個堂堂皇皇的洋狀元，可是

人家說起來，總說我是賣豆腐的兒子。所以我爲顧全面子起見，我想放把火燒掉他們的磨房。那知這個蠢東西滿誤會了我的意思。

百 萬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說那有兒子燒死親生父母之理！原來是誤會，哈哈！哈哈！

大傻子 仍跪在地下。下次決不敢老爺！

百 萬 下次洋狀元無論使你幹什麼，你決不可違背！聽見沒！

大傻子 著！

洋狀元 還跪着幹嗎？還不替我滾出去！

百 萬 洋狀元命你起來！蠢東西！

大傻子 著！

大傻子還是站着，不敢移動。

百 萬 還站着幹嗎？你你？

大傻子 著

大傻子下。

百 萬 哈哈！請您啦別生氣，洋狀元像他們這些小人真是可憐，又可嫌。請您啦別見怪罷。哈哈！哈哈！

洋狀元 我與他鬧氣，未免太不值錢了。不過我不能不給一點洋狀元的威風他看看，好教他以後小心點！

百 萬 對對！這話很對。正如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您啦是洋狀元，當然較平常的君子更要威嚴一點！哈哈！哈哈！

洋狀元 關於天不怕有什麼新聞麼？

百 萬 有的，有的，不是狀元提及，我倒忘了。天不怕有一封信給我您瞧。將信示狀元。這幾句話寫得多麼好……念道：『天不怕什麼人都不怕，只怕你們家裏的那個洋狀元。』

聽說他有一枝「自來電鎗」這鎗能穿山徹海。聽說他遊過天宮，到過地球的那邊的那邊。你既然有這麼厲害的一個洋狀元保駕，那麼我天不怕只好從此罷休了！哈哈，洋狀元，您的威風真厲害呀！您瞧天不怕果然不敢來了！您現在不僅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且是我們「楊家莊」的佛爺！此後我們應該好好的孝敬您啦，洋狀元！

洋狀元 既是如此，當然本狀元亦用心保護你們。

百 萬 洋狀元，我這家裏所有的，都是您的！可以隨使用，無論什麼——要金就金，要銀就銀！倘若您啦不願意您的老太爺和老太太在家裏磨豆腐，竟可以接他們上我這兒來住，反正我後花園裏還有幾間空房子。轉向內呼。來呀！大傻子！來呀！傻子！

大傻子急上。

大傻子 老爺！

百 萬 大傻子！趕快去到洋狀元家裏去接狀元的老太太和老太爺來！

大傻子 回老爺的話：他們一定不肯來的。

百萬 混帳東西！你還沒去，怎知道他們不肯來？你是張天師麼？諸葛亮麼？還站着還不替我趕快滾去！

大傻子 著！

大傻子下。

百萬 狀元，您在想什麼？想什麼吃，想什麼用，都請告訴我。我一定照辦。我所有的都是您的！

洋狀元 你這是真心話麼？

百萬 當然！有一點假心，就叫我天誅地滅！

洋狀元 既是如此，我倒問你要一件東西。

百萬 可以！可以！什麼東西——金銀財寶總之，凡我所有的，任您挑選！

洋狀元 金、銀、財、寶，我都不要！

百 萬 那麼您要什麼？

洋狀元 我要一個人。

百 萬 要一個人呵？對了，是大傻子？大概是因爲他服侍您很週到，所以您想要他。可以

可以——這何消說，當然可以哈哈！哈哈！……

洋狀元 我要的不是男人。

百 萬 呵——那麼是女人？洋狀元點點頭。女人倒稍微難一點。但不知狀元看中了外面

那個姑娘，我一定想法做媒！

洋狀元 我要的是你家裏的女人。

百 萬 哈哈！狀元，請您別和我開玩笑罷！難道您還不知道老生不德，膝下無子無女嗎？

倘若我命裏有一小女，老生一定將她許配給您。真是門楣生光，女兒配給像您這樣的

洋狀元！可惜我命裏沒有這種福氣！哈哈！哈哈！……

洋狀元 我並不想要你的女兒。你亦沒女兒。就是你了女兒，亦不能嫁給我。因為咱們都是姓楊。

百萬 哈哈！……對了……對了……我真是老糊塗了！不是您提及，我幾乎忘了「同姓不婚的」老例……哈哈！哈哈！……真是我越老越糊塗了……不過您要的究竟是誰呢？

洋狀元 你們後面那位年輕的，漂亮亮的，二十來歲的是誰？

百萬 呵？她麼？……是……是……是小……小妾！小妾！嘿嘿嘿嘿……今天的天氣還算不壞……怎麼大傻子這東西還沒回？

洋狀元 你今年有多大年紀？

百萬 要到今年冬月，才五十九歲。

洋狀元 你這麼大的年紀，討這麼年輕的老婆，是不合乎我們洋規矩的。你知道麼？本狀

元今年剛三十歲。

衆鄉愚上。

衆 呀！洋狀元真厲害！真厲害！天不怕已經嚇走了！天不怕已經不敢來了！這都是洋

狀元的力量！洋狀元，明天我們打算開祠堂公宴您，您能到麼？

洋狀元 嚮！洋狗子呢？

丁 回狀元的話：我今天一早就換了新衣，騎了驢，一心一意到舅爺家裏去接那匹出過洋的狗子。那知他早已死了！所以我白白的跑了一趟！

洋狀元 死了怎麼死的？

丁 據我的舅爺說：是因爲這匹狗到過一趟外國，染了些不三不四的外國皮毛習氣，回到中國來還是一味的擺洋架子，叫他看門他不會看門，叫他守夜他不會守夜！我

的舅爺氣極了，一鋤頭就把他打死了！

洋狀元 唉！可惜！可惜！真真可惜！

百 萬 倘若那匹狗沒死，拿來孝敬洋狀元，倒是一件很好的禮物。可惜死了！

大傻子上。

大傻子 回老爺的話：狀元的老太太和老太爺都來了。

百 萬 把他們叫上來！

大傻子 著！

大傻子引着楊父母同上。

楊父母 百萬爺這怎敢當承您老人家這樣顧念我們兩老！

百 萬 不必客氣。就在我公館裏住下，後花園裏有幾間空屋子。你的兒子不歡喜你們

再磨豆腐了，就請你們別磨了罷！兒子既是中了洋狀元，做父母的亦應該享享福。現在

就在我這兒住下罷。想吃什麼，用什麼，老實告訴我們。

楊父母 謝謝您啦的恩典，百萬爺。

百 萬 用不着客氣，都是自己人。大傻子，把他們帶到廚下去看看。趕快開飯來，我們肚子有點餓了。

大傻子 著！

大傻子引着楊父母同下。

百 萬 向衆鄉愚。今天你們就在我這兒便飯罷，順便陪陪洋狀元！

甲 這怎敢當？

乙 謝謝大爺！

丁 我正是有點餓了！

百 萬 你們都是沾洋狀元的光，你們應該謝謝他！不然，這會兒天不怕搶來了，看看你

們吃什麼？

衆 謝謝您啦，洋狀元！我替您啦請安！

大傻子與楊父端了菜飯上，衆鄉愚幫忙呈擺一切。

洋狀元 又是吃中國飯麼？

百萬 哈哈，對不住！就是這點對不住，沒「洋飯」給您啦吃！倘在上海北京這些大城裏，我一定聘兩個會作洋飯的廚子專門侍候您啦！無奈在我們這窮鄉僻隅，就是拿着萬金，亦請不到一個能做洋飯的廚子。哈哈，這一點要請洋狀元包涵！

洋狀元 不過我十多年沒拿過筷子，不知現在還會不會拿？

百萬 哈哈！這很容易。練習練習。

洋狀元 老實說：我討厭筷子！野蠻得很。用兩根竹桿子吃飯！

百萬 是！是野蠻得很。可是咱們已經野蠻了四千餘年。哈哈！哈哈！

大傻子 酒席擺好了。您啦請罷！

百 萬 洋狀元，您們坐起罷！

洋狀元 不成不成！本狀元決不能用這種野蠻東西吃飯，我非要我們的外國傢伙不可！
大傻子，來！你替我趕快找一把刀，一把叉，一個大匙，一個小匙，來。還有一塊白布，外加一

個大盤子。聽清楚了沒？

大傻子 刀、叉、大匙、小匙，外加一個大盤子！對了麼，您啦？

洋狀元 還有一塊白布。

大傻子 白布，白布！

大傻子下。

百 萬 咱們大家都請坐罷，怕菜涼了！洋狀元請上坐。你們就隨便坐。我自己坐這裏把壺。

大家先後入了席，楊父站在二旁侍候。大傻子拿着一套中國廚房裏慣用的刀（小菜刀）又……上。

洋狀元接過來，放在自己面前，做出種種「吃洋飯」的怪樣。同席的諸鄉愚只是兩眼呆望着。

洋狀元 你們專門望着我幹嗎？你們吃你們的！

百 萬 請請！咱們大家敬洋狀元一杯！祝他多福多壽，陞官發財，多多爲我們楊家莊上爭光，生色！這一次倘非沾狀元的恩典，我們早已被天不怕地不怕搶得一蹋糊塗了！

衆 對對大家請！

大家一飲而盡。

洋狀元 大家不必敬我！把壺交給我！自己痛快些！我們外國人喝酒，不像你們中國人扭扭捏捏的。我們要麼不喝，要喝起來一連就是三壺！說華一連喝了數杯。完了！完了！這壺完了！再拿兩壺來！

楊父順手又遞了兩壺給他，洋狀元又是一連數杯。

乙 噯呀！洋狀元真是「海量」！

甲 你錯了！應該說「洋量」

丁 對對！出過洋的量對對！

百 萬 吃點菜「解解」洋狀元！這是青豆炒雞松，味道很不壞，請嚐一點，洋狀元！

丁 這青豆炒雞松確是很好。我長得這麼大，這是我第一次吃雞。

乙 這是你第一次吃雞？

丁 不，不。我說這是我一次吃這青的青豆，炒這麼鬆的雞松。

說得大家哈哈大笑。此時洋狀元已經醉了，口裏只是呢唔呀唔的糊說一頓，如喝醉了酒的外國水兵一般。楊百萬的姨太太上。

姨太太 洋狀元的老太太不知爲什麼哭着回家去了？她口口聲聲說她不能再活了！她

不能眼巴巴的看着這種怪樣子！我留她，亦留不住！請趕快把個人跟着她去罷？

楊 父 呀！我的老老回去了麼？啊啊！可憐我的老老！我現在亦要回去！我決不願眼巴

巴的看這奇形怪狀！百萬爺！謝謝您啦，對不住您啦！只恨我們兩老不該生出這種畜生！來！指着洋狀元。我……我把你！你這不怕天雷打的畜生啦！天天啦！

楊父悽切氣忿的下。

衆

姨太太 可憐！

洋狀元 可憐？——這有什麼可憐？他們早就該滾的！

衆

洋狀元 My darling 我要跳舞了！來！我要抱着你跳舞了！

百萬 呀！你趕快下後去。洋狀元喝醉了！

洋狀元 誰……誰喝……喝醉了！本狀元要跳舞了！站開……站開……本……本……本狀元

要跳……跳舞了！

姨太太正欲下時，洋狀元突然跑過去緊緊的抱住她，作洋人跳舞，口裏大叫：「My Love」；「My Darling」；不止。全場駭得祇是抓頭蹬腳。楊百萬雖想竭力將她倆拉開，但是那裏能夠所以全場是一齣活活的「走馬燈」。

百 萬 強姦強姦洋狀元強姦洋狀元強姦打打伙計們打過去打過去的有賞！

衆 打打打……洋……洋狀元！

大傻子 不好了！不好了！天不怕已經殺到咱們門口了！殺來了！已經殺到門口了！忙跪在洋

狀元面前哀求。

洋狀元救我！洋狀元救我！救我這條狗命！我是死不得的！我家裏只有一個

老娘！您的您的自來電鎗呢？趕快趕快拿出去放罷！狀……狀元爺！您聽！您聽！來了！來了！

進……進來了！噯呀！洋——狀——元！

此時全場人物均跪下，大呼救命。惟姨太太轉身倒在洋狀元的懷中。

洋狀元 My-my-d-a-r-l-i-n-g!

第三幕

佈景 與第一幕同。時間——與第二幕相離一小時。

開幕時，楊父正在預備磨豆腐。楊母坐在一旁哭泣，半晌無聲。

楊父 老老，別哭了罷，身體要緊！做人真是難：沒兒子的時候，眼巴巴的望兒子；兒子小的時候，巴不得他趕快成人！如今我們總算有了兒子，如今我們的兒子總算長大成人了！唉！

楊母 我把他沒天良的畜生，十月懷胎！朝朝暮暮替他燒香拜佛！我這輩子算白白的了！算白白的了！還活着幹嗎？我還……我還有什麼想頭？我——我——我！

楊母暈倒，楊父急抱住。

楊 父 老老！死要死，咱倆一塊兒死！老老！老老！——老！放聲大哭。

楊 母 我們還有什麼……什麼指望？還有什麼臉做人老老我……我不能活了！不能活了！

楊母急忙跑到磨房，拿着一根繩子就要吊頸。楊父攔住。

楊 父 老老！你真要死麼？

楊 母 我還有什麼可活的？

楊 父 那麼我們一同死罷！

楊 母 不讓我一個人死！

楊 父 老老！老老！我們一同死罷！反正沒臉再活着！唉！死罷！死——罷！

楊 母 天啊！

兩人相抱大哭。遲疑。決心。繩子剛套上頸，天不怕上。天不怕體格長大，衣軍服，滿面鬚鬚，戴一副金絲眼。

鏡。

天不怕 呀！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一吊上去，命就沒了！我想你們這多年紀，應該知道！

天不怕從楊父母手中取過繩子來。

楊父母

……

天不怕 你們的吊頸，還是開玩笑呢？還是有何冤屈？

楊父母

……

天不怕 嚇！怎麼不開口——倘是有何冤屈，望照直講來，我將代你們雪恨報仇萬一你

們吃飽了沒事幹，想拿尋死開開心，那麼亦川不着吊頸——太麻煩——我這兒有現

成的手鎗！由袋內取出一把手鎗。容易得很，霹靂一聲，你們兩條命一會兒就結果了！

楊父母嚇得臉色灰白，戰戰兢兢的不自主的跪下。

楊父

大爺！大爺！請您做好事！做件好事……太爺……

天不怕 我生平最歡喜做好事，最好替人打抱不平。但不知你們有什麼冤屈？

楊父母

天不怕 你們究竟有什麼冤屈？

楊 父 假若您真願做好事，那麼請您霹靂一聲，把我們倆口子打死罷！

天不怕 驚呀！什麼你叫我用鎗打死你倆對不對？這是我生平遇見的第一件奇事！如此

看來，你們兩老倒像有莫大的冤屈！請起來！請起來！咱們細細的談一談！不要緊！不要緊！天大的冤屈，我亦可以替你們報復！

天不怕將楊父母扶起來，他兩老的脚只是不住的顫動。

天不怕 別發抖！別怕！我對你們沒有壞意，請放心。因為看見你們這是茶酒店，我特為進來喝酒的。那知恰碰着你們在那兒上吊。你們是老夫老妻麼？

楊父母

點點頭。脚還是不住的顫動。牙齒似乎沙沙的響。

天不怕 你們是開豆腐茶酒店麼？

楊父母 仍是點點頭。

天不怕 既是如此，你們爲什麼要吊頸呢？

楊父 因爲——因爲……

天不怕 因爲什麼？

楊父 因爲我們不想活了！

天不怕 我明知道你們不想活，纔要吊頸；但我問的是你們爲什麼不想活？懂嗎？

楊父 因爲——因爲我們不能活了！

天不怕 顯不耐煩狀。噯！你這個老頭兒真麻煩！『不能活了！不想活了！』說來說去，總是這

兩句！還是你 指楊母 說罷！

楊母 大爺！因爲我們實在沒臉再活着！

天不怕 你們做賊被人捉住了麼？

楊 父 不，不！因為我們有個不孝的兒子！

天不怕 哦！我知道了！大概是你的兒子做賊被人捉住了，所以你們做父母的，亦沒臉再活了！對不對？

楊 母 不！他沒做賊！可是……

楊 父 唉！大爺！本來俗話說「家醜不可外揚」，可是我現在不能不照直告訴您。您想想，大爺！我們兩老還有什麼臉活着！從小把他教養成人了！爲他辛苦了一輩子！天天指望他回來！那知他如今從外國回來了，就不認我兩老了！如今他中了什麼洋狀元，就不認父母了！畜生！畜生！沒天良的畜生！泣喔……喔……喔……

楊 母 泣請問大爺！我兩老還有什麼臉再活着呢……喔……喔……

天不怕 神色陡變。哦！原來洋狀元就是你們的兒子？他躲到什麼地方去了？趕快把人交來，

否則你們兩條狗命難逃！

楊父母

.....

天不怕

你們知道我是誰麼？

楊父

知道！知道！您啦是……是大爺！

天不怕

我不是大爺！我是天不怕！我特來捉洋狀元的人在什麼地方趕快交出來！

楊父母聽到「天不怕」三字，不知不覺的又跪下了。

楊父

天……天大爺！我……我們實在不知……知道不……不……知道！天大爺！

天不怕

冷酷的笑。哈哈！你們還騙我！我親眼看着他向這邊逃來了！本想開鎗擊他，無奈我

想活捉洋狀元！我要看洋狀元的威風究竟如何！

大傻子急上，但一見天不怕，忽想退。

天不怕

向大傻子站住！

大傻子 著

天不怕 你來幹嗎的？說實話撒了半句謊，我准請你吃「定心丸」

天不怕用手鎗對着大傻子，駭得他連忙跪下。

大傻子 我……我說……說實話！大爺我是來找洋狀元的！

天不怕 爲什麼要找洋狀元？

大傻子 因爲我們的老爺太太被天不怕捉住了。洋狀元是我們老爺的保鏢的，因爲他有一枝什麼自來電鎗，聽說天不怕最怕這玩意兒！大爺這全是實話請……請饒了我這條狗命罷！我……我是不能死的！我家裏只有一位老娘！

遠遠的聽着人聲噪雜。片刻天不怕的部下押着洋狀元、楊百萬及姨太太與衆鄉愚同上。

部下之一 大爺全活捉來了！這個怪東西就是洋狀元！

天不怕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洋狀元麼？久仰得很！久仰得很！據說你曾經上過天，下過

地，能飛山走壁，現在我倒要請教請教！

丁 洋狀元，您的自來電鎗呢？趕快拿出來救我們罷！

天不怕 不錯，聽說你還有一枝自來電鎗，不才倒想見識見識！

百 萬 我被騙了！我被騙了！如今我纔知道我是被騙了！唉！

天不怕 命令部下。來！先把他的衣服剝下！這種怪樣兒實在看不過眼！

部 下 著！

天不怕的部下將洋狀元的洋服、洋鞋、洋帽……一起脫下，並由衣袋內取出「自來水筆」

大傻子 指着自來水筆。小心！小心！這小玩意兒非常厲害！厲害！這是洋……洋狀元的「自

來電鎗」

天不怕 什麼？這就是洋狀元的自來電鎗麼？冷笑。哈哈！我真忍不住要笑了！哈哈！就只有

你們這些「傻東西」！這明明是一枝自來水筆！

大傻子 自來什麼筆？

天不怕 洋鬼子寫字的筆！知道嗎？真是一羣傻東西！就信以為真了！將自來水筆用力撇在地
下。

衆 咱們上當了！上當了！咱們上當了！

天不怕 可是要「上一回當，學一回乖」纔好！

百 萬 可是天大爺，您啦亦上了他的當！

天不怕 我？

百 萬 您爲什麼寫一封信給我，說您最怕洋狀元您……這不是上了他的當麼？

天不怕 寫信給你誰寫信給你？

楊百萬由袋內取信示天不怕。

百 萬 這不是您寫的麼？足見上他當的，不僅是我們這些鄉下人！

天不怕 開信後，冷笑。哈哈！我天不怕雖是掛牌的土匪，何至寫出這別字連篇的信哈哈！笑

話！笑話！

百一萬 那麼這信究竟是誰寫的？

洋狀元 是我捏造的。

百一萬 我……把你這狼心狗肺的洋狀元！

天不怕 來！拿出去鎗斃了！——但在鎗斃以前，你還有什麼話說麼，洋狀元？冷笑。

洋狀元 唉！我現在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對你們說的話，沒有一句不是騙你們的！對你

們一切的舉動，都是我假裝的，騙你們的！總之，我是一個大騙子！但是——列位，我終對

你們說過一句實話：就是「我到過外國十三年，」這是真的！彷彿要流淚。

部下 還說什麼走罷！走罷！

楊父母跪在地下，拉着天不怕的衣角，苦苦的哀求。

楊 父 天大爺！天大爺！請您可憐，請您可憐我們倆老，饒他這條狗命罷！天大爺可憐我
們倆老只有這個兒子……

百 萬 你倆別糊塗罷！這種「報應」兒子還要幹嗎？況且他還不認你們是他的父母！
啞！

天不怕 對他不是曾經逼得你倆老吊頸嗎？

楊 父 天大爺！話雖如此；可是，天大爺！他總是我倆老的兒子！他終是我們倆老的血肉，
我們怎能眼巴巴的看着他去死！

楊 母 萬一你們要鎗斃他，請先鎗斃我們倆老罷！先鎗斃我們倆老罷！……喔……
……喔……

此時洋狀元突然躍過前去，一手抱住媽，一手抱住爸，放聲大哭。

百 萬 大概天良發現了！

天不怕 也罷，只要他的天良大發，看他的父母面上，饒了他這條狗命罷。可是像他這樣一個壞東西，總要懲罰他一下，纔能使人信服。你們都是上了他的當的人，你們看看用什麼法則來懲罰他最好？

百 萬 我主張明天開咱們楊家莊的祠堂，來打他的屁股板！

天不怕 打屁股板倒很好，可是太麻煩。你們還有別的較簡便的法則麼？

甲 我說最簡便的辦法是要洋狀元馬上跪下，恭恭敬敬向我們這些上了他的當的人，每人磕三個響頭！

丁 三個頭太便宜他了！太便宜他了！非要他向每人磕五十個響頭不可！

大傻子 照我這個傻子看來，磕響頭，打屁股板子，對待我們這些鄉下人，倒是很好的處罰。可是拿來對待他們這些洋大人，好像有點不很相宜！

天不怕 那麼你有更好的辦法麼？

大傻子 有的，有的。我有個處罰他的辦法。這個辦法又好玩，又有一點點意思。

百 萬 大傻子！你有話就趕快說，沒有就別亂開口！

天不怕 讓他說完。

大傻子 我說最好讓洋狀元再把他的那套怪衣服穿起來，帽子戴起來，扮着一頭驢兒，

拉着這個大「磨」，讓他像驢兒似的在前面走着，我們大夥兒在後面趕着。你們諸位看看這個辦法好玩不好玩？有意思沒意思？

衆 大傻子這個辦法好極了。行，行，咱們馬上就行！

大夥急急忙忙的將洋狀元裝扮起來，套在磨圈裏，大傻子等拿着鞭兒在後面趕着。

衆 驢驢驢驢哈哈哈哈哈！

——全劇完——

一九二六，二月十六於紐約。

一九二七，九月四號修正於北平。

童 神

全劇登場人物：

童神

老夫

老婦

教師

童子二人
或數人

第一幕

這是一片廣無人跡的沙漠。在蔚藍的天底下，伏着一對白髮夫婦，望着天老爺苦苦的有所哀求。

老 夫 拜，拜，拜，多多的拜幾拜！天老爺不會沒有眼睛的，天老爺不會沒有眼睛的。

老 婦 磕頭磕頭，咱們多磕幾個頭。老天爺是大慈大悲的，老天爺是大慈大悲的。

老 夫 拜，拜，拜，咱們多多的拜幾拜！天老爺不會沒有眼睛的，天老爺不會沒有眼睛的。

老 婦 磕頭磕頭！咱們再多叩幾個響頭。老天爺是大慈大悲的，老天爺是大慈大悲的。

童神上。

童 神 您倆老爲什麼在這兒哭哭啼啼？

老 夫 拜，拜，咱們多多的拜幾拜，天老爺不會沒有眼睛的，天老爺不會沒有眼睛的。

老 婦 磕頭磕頭，再多叩幾個響頭。老天爺是有求必應的，老天爺是有求必應的。

童 神 對！老天爺是有求必應的。但不知您倆要求的是甚麼？——還是金銀？還是財寶？

老 夫 我們有的是金銀……

老 婦 我們多的是財寶……

童 神 那麼你們需要的，究竟是甚麼？

老 夫 我們要的是兩個活寶寶——一個男寶寶，一個女寶寶。

老 婦 對，我倆要的是一對活寶寶，一對活寶寶？

童 神 哦！原來您倆是來求兒女的。對不對？

老 夫 對！

教師手執古書上。忽而高聲朗誦，繼而默然祈禱。

童 神 這位老先生，您要求的是甚麼？莫非亦求的是子孫？

教 師 老夫求的不是子孫，乃是學生！青年的學生！老天爺，您可以賜給我兩個學生麼？

童 神 您爲甚麼要學生？倘若您能誠誠實實的回答我，我可以奉送您兩個好學生？

教 師 傲慢狀。什麼！你能給我兩個學生？真的——還是有意尋我開心的？

童 神 只要您求學生的心誠，我的話沒有不真；不過您須告訴我，您爲甚麼要學生？

教 師 請你先告訴我，你是什麼人？你那有權柄給我學生？

童 神 我是童子之神，統管天上人間的學生和子孫。

教 師 深深的向童神揖了三揖。童子之神，學生之神，請您賜我兩個好學生，老夫今年已八

旬，離死甚近；倘若我再無好學生，滿腹的文章傳給什麼人？您既是學生之神，可否可憐

我這個滿腹文章無人承受的八旬老人？

童 神 您求學生，爲的是將先聖先賢辛辛苦苦留下的文化再傳給後人？教師點頭。成這

是絕好的精神。不過我不放心：假如我現在奉送您兩個學生，您能否全副的精神去教育他們？

教師 童子之神，假如您不信，請拿尖刀來挖出我的心，瞧瞧真不真？

童神 您既有這樣的熱心，正是絕好的精神。請您稍待，容我再問問他們指老夫婦。求兒女的心，是不是像您求學生的心一樣真誠。

老夫 一樣的真誠，我倆與這位老先生是一條心；不過他要的是學生，我倆求的是子孫。

童神 你們爲什麼要子孫？

老夫 我兩年已逾八旬，膝前仍沒有子女定省承歡。萬一我倆一旦歸天去，什麼人來披麻戴孝，什麼人來傳種接代繼續香煙？

童神 哦！原來你們這樣虔心，爲的是求子求孫替你們傳種接代繼續香煙？老夫婦點頭。

亦成。這亦是極好的精神。不過我不放心；假如我現在奉送你們一男一女，你們能否盡心盡力的撫育他們？

老夫婦 童子之神，假如您不信，可以即刻拿把刀來挖開我們的心，瞧瞧真不真？

童子神 好。你們既都是這樣的真誠愛童子，我願將我最愛的兩個活寶寶付託給你們。

請你們稍候，讓我來呼喚他們。他們游玩在前面深林，

童子神 男寶寶，女寶寶，請快來，這兒有貴客要會你們。

童子 在內唱

我們是天上的星，

一心心要到人間來做人；

但做人，

第一要天真。

我們是天上的神，

如今願到人間來做人；

但做人，

第一要上進。

男女童子。體格肥胖，眉目清秀，手各執鮮花，連歌帶舞地上。

我們是天上的星，

一心心要到人間來做人；

但做人，

第一要天真。

我們是天上的神，

如今願到人間來做人；

但做人，

第一要上進。

我們的年紀輕，

舉止猶盲人；

但要做好人，

全賴父母與先生。

天上有雲月，

地下有鮮花；

雲月容易散，

鮮花容易謝；

惟有我們的天真，

永遠是榮華；

惟有我們的精神，

永遠是上進。

但是我們年紀輕，

舉目猶盲人；

倘要成個人，

全賴父母與先生。

我們本是天上的星，

如今願到地下來做人；

但做人，

第一要天真。

天上有雲月，

地下有鮮花；

雲月容易散，

鮮花容易謝；

惟有我們的天真，

永遠是榮華；

惟有我們的精神，

永遠是上進。

童子 娘娘，不知您喚我們有什麼事？

童神 你們倆不是久想到人間來做人麼？現在這三位長輩在此求子求生，非常虔心。我今將你們倆付託給他們，希望你們好好的上進做人。你們年紀輕，諸事須聽父母的教養，先生的教訓。現在你們來叩見爸爸媽媽和先生。

童子深深的向三位老人叩了三個頭。

老夫婦 唱

現在我們好了！

現在我們好了！

從此後，

我們的香煙有人承受；

從此後，

我們有了兩個活寶寶。

教 師

唱

現在我亦好了！

現在我亦好了！

從此滿腹的文章，

有人繼續了；

未來的世界，

亦不至野蠻了。

童子唱

我倆亦好了，

從此有父有母了；

我倆亦好了，

從此有師了。

童神唱

從此我亦放心了！

從此我亦放心了！

童子唱

別了別了，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做人了。

別了別了，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做人了。

父母先生，

我們全有了；

父母先生，

我們全有了，

我們此生可算有福了。

佛四戲劇

衆向蓮神一鞠躬幕閉。

第二幕

在一個黑暗的屋子裏擺着一個很長的坑。坑上放着好幾套抽鴉片煙的傢伙。大家正躺在坑上吞雲吐霧的抽着。老夫婦共用一盞煙燈；童子另用一盞。教師坐在旁邊打瞌睡。

兩個男女童子此時已經身瘦如柴，不像在第一幕中那樣的肥胖。

老婦 我還不够，你呢？

老夫 我亦不够。孩子們，你們抽够了麼？

童子 我們才抽十七口。

老婦 幹嗎抽得這樣慢？

童子 先生教我們燒煙泡太慢，所以我們亦抽得慢，倘若先生能快點教，我們亦能快點抽。

老夫 先生，先生，您幹嗎坐在那兒睡覺？請您快點教他們抽完罷？

教師 醒了，打了兩個呵欠。他們抽煙的本事早已到佳了，用不着我再教。

童子 我們本事沒有十分到佳，還要先生指教。

教師 好，我再細教你們一遍，你們用心聽着：先挑這麼些煙膏汁——不要挑得太多——放在燈上燒，一邊燒，一邊用指頭這樣的調着。一直等他調勻了燒枯了，再埋在煙斗裏，架在燈上，使勁的抽，使勁的抽。抽完了，再趕快喝一口又醞又熱的茶。這樣，這煙癮兒纔容易過足，這全身纔覺得舒服。

童子 爲什麼我們燒的煙泡，總不能像先生燒的鬆碎好抽呢？

教師 這亦難怪。煙泡燒到鬆碎好抽，實在不容易。老夫抽了六十多年的煙，至今我還

不敢說我燒的煙泡鬆碎好抽。能够燒到你們這樣，已不容易了。老夫總算費了一番心血。

童子 我們煙泡燒得好不好，我們倒不管。不過我們自受教以來，身體上已經發生了兩種變化，一種是我們除了整日抽鴉片煙外，什麼事情都不想幹；就是想幹，亦不能幹

……

老夫婦 這當然是先生的功勞。

教師 不敢不敢。這是您倆做父母的功勞！

童子 還有一種變化是：我們從前的身體是又肥又胖，現在的身體却非常消瘦了。

老夫婦 這亦是先生功勞——教授得法。

教師 更不敢當！更不敢當！我想這功勞都應該歸於您倆做父母的。

童子 請您不必爭執。總之，我們其所以有今天的，都是爸爸媽媽和先生賜給我們的。

老夫婦 我們亦不必爭執誰的功勞。孩子們既有了這樣的成就，我們做父母的總算盡心了，您做先生的總算盡職了。

童神突現。

童神 孩子們去，回去，同我回去！人間不配有童子，人間不配有青年，人間不配有你們！

童神 唱

去！回去，同我回去！

人間不配有童子！

人間不配有青年！

人間不配有你們！

童神 你們不配做父母，你們不配做先生！他們從前是何等的肥，是何等的胖，是何等的有希望？到如今，你們瞧，體瘦如柴，身心俱傷，前途發達斷無希望！

童神唱

你們不配做父母！

你們不配做先生！

他們從前是何等肥胖！

是何等的有希望！

到如今體瘦如柴，

身心俱傷！

前途發達斷無希望！

以下童神童子合唱。

人間不配有童子！

人間不配有青年！

你們不配做父母！
你們不配做先生！

童 神

獨唱

你們是從何處來？

我今仍帶你們何處去！

從此人間無童子，

從此人間無青年！

以下童神童子合唱。

我們是從何處來？

應到何處去！

人間不配有童子，

人間不配有青年；
人間缺少賢父母，
人間缺少好先生！
從今我們要歸去，
從今我們要歸去，
從今我們要永別了人間！
人間不配有童子，
人間不配有青年；
人間缺少賢父母，
人間缺少好先生！
從今我們要歸去！

從今我們要歸去。

從今我們要永別了人間！

幕閉

——全劇完——

